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全集卷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_臣龍廷槐

檢討_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_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_臣吳俊

謄錄監生_臣楊兆豐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卷四十

宋 張方平 撰

墓誌銘

皇考金紫光祿大夫太子少師墓誌銘

并序

推誠保德崇仁翊戴功臣觀文殿學士特進

行吏部尚書知徐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提舉宿州淮陽軍兵甲巡檢賊盜公事上柱

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

戶趙槩撰序

睢陽有隱君子清河公世家宋人自唐季五代藩帥擅
勢豪傑多見縻用公曾祖克以材略仕歸德軍顯名東
諸侯節度使皆倚以自重領亳州刺史行州事祖文熙
通經從使府辟為軍事推官考嶠太平興國五年進士
擢第風表秀偉長民有政太宗皇帝臨軒召對嘉其器
望選知鄆州賜之親札優以金俸摺紳以為寵終尚書
都官員外郎今贈太子少傅少傅篤厚長者夫婦奉佛

中身未有子相與精禱久之夫人夢天人乘空而降捧一嬰兒授之曰以是為而子因妊生公幼而莊介不戲弄不嬉笑人莫敢侮狎稍長就學記誦彊敏他日少傳曰人不學不知道道在六經也曰諾即習通諸經然非其所好也他日又問盍婚宦乎曰諾婚而未宦少傳即世遂不復仕曰向者從父之命今姑從吾志貲業素厚悉屬之弟十餘年間隳蕩亡餘一不為問久之其子某通顯於朝比至翰林學士承旨戶部尚書叅知政事天

澤下施自葉流根公自大理評事太子中允太常丞歷
尚書工部刑部兵部員外郎郎中至秘書少監以及今
贈子領益部賜公階朝散大夫解三司使賜公金紫皆
特恩也家人奉章綬服以拜賜然不再服矣從子之官
所至官舍入府門更罷乃出僚吏無識者金陵錢塘秦
亭有林園樓堞可以眺望山川之勝未嘗至其所也其
在京國鄉里亦爾獨處一室四十餘年世緣人事不以
自累貪愛巧偽之為平生不接于心術菲飲食衣至於

不任補紉而後易羞有常物不得輒有加者居處器用
不易其舊夫人先公沒十七年夫人既沒不復見婦人
之面孫娶婦入門隔窗一叅竟不之識早歲猶有山僧
野客間相見者晚年悉不復接家有吉凶之事悉不復
知其節孤峻如此尚書自錢塘丁先太夫人憂候潮京
口錢塘淨慈寺老宿僧惟清行甚高聞公常日宴坐語
其徒曰是公豈所謂得一切淨功德莊嚴三昧者耶我
為善知識應為發起宿世善根乃至丹陽請見公欣然

接納清問公住無所住耶公曰我住正住清曰公亦憶念耶公曰如是我正憶念後數相見公竟別無叩問清告其徒曰是不可思議當知公已久植衆德本已得諸根清淨得大善寂力住無生法忍入甚深智慧往者雖子孫常所親近亦不知公所存由是乃知公遊方之外遠矣尚書早晏定省燕居侍坐語寒暄起居外未嘗及他因事警策必有深旨尚書自南京遷秦州慮公樂鄉里且迎侍道遠請于朝求寢新除詔書三下公謂其子

吾猶可行君命豈得取必也哉吾聞先人話前朝事要
官重寄莫敢以便私辭命者吾從若在滑州官舍所居
東壁見題名記曹侍中除滑州節度自降麻到官中間
不浹日有如是偃蹇者耶既行左右奉輿公曰此何為
者尚書前白迓人實多數易不足為勞公曰吾從先人
屢領郡矣見郡遣逆者白直不過二十人無兵卒也自
雇車乘家人橐裝共載今官長自奉乃爾天下安得不
困吾平生未嘗用人力今豈以老身使人肩輿往還五

千里竟不就輿乘馬度隴坂西人見聞莫不歎息其義方大體如此公自少無疾不服藥未嘗令醫診脉治平四年歲在丁未九月示疾十月五日昧爽寢適興居曰東方明乎吾其逝矣言終而歿彌日頂溫至于眉宇間七日而殮手足不殭上聞嗟惻使近璫弔內司賓臨奠以太子少師告第享年八十有三配仁壽郡夫人嵇氏靜溫有賢德公諱某字化生化生云者先少傅以是志其始生之夢也王父贈太子少保王母蘇氏武功郡太

夫人妣劉氏彭城郡太夫人一子尚書公也二女長適
士人蓋襄次適比部員外郎蔡修孫曰慶基大理評事
熙寧元年戊申冬十一月十五日甲申葬于宋城縣仁
孝曲孤子方平泣血銘曰世報生身本如幻如幻起滅
非實相智者明知起滅空故離諸緣還自性公直善根
非一劫宿集衆德妙莊嚴現有眷屬常遠離雖在家居
已明脫癡惑所生諸煩惱不可污染如蓮華不修觀行
常寂然是則名為真宴坐常正定中無依慧萬行非功

自成就是則名為真功德河沙無量空無邊淨智妙明
非識想豈與色聲共生滅來如月影水中圓去若浮漚
歸性海金剛堅固無有壞須彌廬山不動搖離一切相
清淨身超越假名出三界

朝請大夫行侍御史知桂州軍州事上柱國贈

禮部尚書扶風馬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誥字仲謀魏人其先趙奢為趙將破秦兵闕與下
有功號馬服君後因為氏漢武帝時以吏二千石自邯

鄆徙茂陵故中興伏波將軍援為扶風人魏建安中有漢傑者從袁氏河朔占籍清河故唐中書令周為荏平人開成中有繼勲者事魏博節度使何進滔徙家魏故公為大名人曾祖崇義善騎射以材略聞歷魏軍右職奉羅洪信為帥累戰多授懷州團練使紹威承襲患牙兵橫強陰結汴人以除其逼懷州亦遇害子士安幼有氣節感家禍晦居里墅乃治產居積逐時以致厚貲立信義嘗曰吾權斂財散賑不贍是亦為政矣生昭美明

經篤行以父晦居亦不肯仕即公之考也公之登朝贈
殿中丞公弱不好弄資性沉毅及冠竒表長七尺行純
孝謹讀書通大義不為章句與寇萊公準張僕射詠友
善意氣相得太平興國五年偕行就舉同登進士第釋
褐授大理評事知邵州邵陽縣政多惠利上官以課最
聞就遷將作監丞代還授著作佐郎丁外艱時朝廷急
於用材詔起公倚廬除殿省丞充御史臺推直官毀不
堪命辭弗得已就職俄遷太常博士公外疎達議論辯

以裁舉中機節而合大體太皇數稱獎因對面賜五品服遂改殿中侍御史屬三司判官缺員執政以公名上上曰馬某材器朕自知朕行自用之中書無議為也後數日命公使江淮采訪州縣治狀民俗事宜引入受旨賜之裝金襲衣束帶韉勒馬彩纓寵章殊渥搢紳聳觀既到部改羣吏之課慰薦廉善三十餘員上輒次第甄擢後亦多至達官其不修者稍平鑄之因民便利去其苦徹偽朝弊事細大數十條即拜侍御史還屬太宗晏

駕真皇纂服公孤直少與左右莫為之地故先朝所以待公之意上未及知也屬詔百寮言事公奏疏復忤執權者真皇初臨御問問大臣所以撫綏遠方之意執權因白公才可用即出知桂州兼總廣南西路兵馬嶺外常燠石藥發瘍而終于郡享年五十噫士之幸而得展者宜希矣哉功業視其材用捨繫諸時窮亨屬乎命是三者契而後為全若公者遭時盛隆見知英主搏扶搖而直上追逸景以遐騁將相必至之地也而鼎湖不待

明離改照機言旁發南服于行終身不還齋志長謝豈
非命耶夫人嚴氏寬明有德年七十二後公二十五年
以歿三男曰絳理識清通風節高勁有公望於時歷御
史三院是以似之今為太常少卿故公累贈至禮部尚
書夫人東海縣太君曰繹曰紹無祿早世一女歸符氏
鑑終縣大夫慶歷七年始命北都置留司御史臺而奉
常請行以便襄事八年戊子十月某日葬我公夫人于
大名縣某鄉某里先塋之右某託于姻媾平日熟聞奉

常語公之故矣及是以誌文見命謹序所聞屬以銘曰
堂堂公之材兮邈邃深而崔嵬既逢時而利見謂功名
之余諧帝初命公式是南方偉革瑒瑒為龍為光按節
還朝大明繼照孰為巧言于藩嶺表公在桂林惛惛不
還士友無戚公髦耄未斑番山綿延越江浩渺吁嗟歸途
翩翩素旒卜新宅兮並先塋草樹接兮水泉平尚宜子
孫多才英永春秋兮陳芬馨

贈贊善大夫嵇府君墓誌銘

并序

嵇氏出魯奚斯後徙會稽為稽氏魏有稽喜後徙譙嵇山為嵇氏中散之高直侍中之忠義譙諸嵇也故今譙宋之境嵇氏為多府君諱適字利往實睢陽人王父某考某屬五代亂潛德家食初王父頗以財雄里中好施歲饑發積粟視告糴之窮寡者密納其貲粟中歸之陰寘食于路以濟餓者務為自晦府君生國初王略猶梗縫掖者鮮鄉先生贈禮部侍郎戚公同文始大講學著錄牒者自遠方至王父與同里閉親善以府君屬焉授

經通大義為門下高業舉進士第歷汝南褒信尉掌洛
之鞏江陵之石首簿果州流溪令越潁廬三郡紀綱掾
祥符四年十一月十日考終于合肥之官舍享年五十
九府君姿表秀舉襟局雅重性寬和寡言笑平居燕坐
拱默終日雖倉卒未嘗趨步疾呼家人未嘗見其懈惰
之容喜愠之色其與人交不逆詐不苟諛終身無與嫌
怨者莅官臨事主於忠恕局事修整不出其位不為虛
言竒行以邀聲名委蛇乎州縣之職而優為之古所謂

足於已無待於外者乎識公之道者以比苟當塗陳太
丘焉夫人廣平宋氏賢明有法度婦道順以正母德慈
以嚴後君若干歲歿年八十有二男子四人長曰宗旦
俊邁有奇才次閔次顥皆早卒幼穎今太常博士集賢
校理倅南京留守事女四人長歸杜氏次王氏次張氏
戚氏司虞郎舜舉贈禮部之孫也府君之在石首有邑
吏父子抵罪皆當坐死情足矜者府君心惻之推免其
子及父就辟一日附小豎語曰公且育令子後世以昌

明年而集賢生府君之沒也集賢猶未冠夫人撫育誨教以文行立名既擢第再辟大丞相沂公幕府登朝為太子中允而夫人棄養倚廬終制入直書殿而公夫人未克葬集賢服不敢純采乃心無一日安于位得請于朝歸襄大事故有倅留府之命是歲上郊圓丘預及慶典府君贈太子贊善大夫夫人廣平郡太君始集賢規視吉壤方謀之主人一夕夢侍府君如平生笑語喜甚請曰大人茲喜甚何也府君曰曩吾之館猶寓也今考

得善第是故喜焉爾集賢以夢告張氏甥方平曰是得
吉壤乎語訖主人售地告諧嗚呼九泉可作體魄必寧
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以為孝之終也惟府君之神明
克相厥後集賢之誠信克寧其先盼嚮來依志氣如在
以景祐六年乙卯乃克祔于宋城縣之平臺鄉東南距
王父舊塋五里所且謂某曰夫君子之道亨則行之固
則守之乃外王父守道者也是以聞於四方者不若鄉
黨閭門之詳已爾幼保于外氏逮受廣平夫人之教熟

習緒言宜誅善行以納諸壙也某不敢辭泣而銘之曰
謀于龜諸之廢睢之汭食步之歷歲單闕月孟余良考
乎地允之山良之水吉嗚呼是為有宋守道君子嵇公
之墓公之才不試兮公之志不遂兮石首之告踐兮追
錫公紱冕兮

宋故樞密直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秦
鳳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兼知
秦州軍州事本路勸農使上騎都尉南陽縣

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尚書禮

部侍郎蔡公墓志銘

并序

英宗皇帝初潛宗邸龍德而隱留情藝文以尊德性願
莫與講習者啟濮安懿王曰睦親廣親宅講書著作佐
郎蔡君某賢有行願得與之游王致此意於公公曰某
在職且累年惟旅見大宗正未嘗私謁諸宗室敢辭他
日王為置酒從容謂公欲請于朝使諸子受學公慮若
有邀也始別見帝帝待君盡禮見必朝服義兼傳友咨

詢道藝休閒日遠嘗訪宮僚臧否公對若人行誼若人
經術皆非某所及帝以白王王曰蔡君非但文雅誠長
者也然間造帝所竟歲不過數見帝尤多其莊重常以
相從之晚而接之不得數且欸為恨久之求外補因解
宮職英宗入纂大統問輔臣蔡某何官今何在執政白
今以兵部員外郎秘閣校理廣南東路轉運使帝曰茲
人德行朕所深知即以三司判官召還南海至都數千
里江行淹久帝每對朝臣之南來者輒問曰蔡學士何

時可到道途安否既至對見慰勞殊渥日將旰屢留之
且曰君朕故人朕望於君者厚勿以常禮自疎也俄除
起居舍人史館修撰知諫院懇辭再三帝曰惟朕耳目
心膂不屬君將屬何人趣令受命公自以被遇特達思
竭其心力以致補報之効事有涉嫌說有至難知無不
言言無不盡誠心為質引義忼慨凡所啟聞多見納用
屬有請追尊親廟者事下三省集議公別請對言禮為
人後大一統之義指陳切至涕下被面此議既非帝本

意又雅信重公因大感悟亦為公泣會京師大水公入對帝側席迎問變故公推致咎徵精言其端意猶主於前議論因中止然納說者將終遂所建以公在言路不便之適召試西掖除知制誥遂罷諫職且俾出聘契丹國往返閱時使還而羣論未已公於中間通上下之情安異同之意彌縫周密主於忠信孜孜辨釋為士大夫道地恩全體正補益實多雖去諫垣越月不對帝必形於言每被顧問禁省秘事亦為及之其沃心造膝機柄

之地有不得與聞者矣判吏部流內銓因言銓審官冗甚朝廷遂議新制將救時弊多所建發帝益知其材可大用欲其踐歷中外進龍圖閣學士出知定州然意惜其去既入辭帝曰第行且召矣行未浹日英皇違豫語數及公今上陞儲帝疾日侵猶曰蔡某正人促召來因除太子詹事未至先帝升遐東朝亦罷改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至闕覲對今上望公哀動左右且言先帝大漸猶不忘公卿之拜宮正帝問還期者再三深意有所屬

者孤忠直道左右莫為之容乃畀需代者竟不及得見
卧内憑几訓命遂成虛格忠義之士為先帝恨之八月
八日靈駕發引公以其旦東望號慕避廳事見僚佐於
便齋退就私寢無疾而終享年六十前三日晨興語家
人曰吾夢先帝召對顧問如平日欲退復留因嘆息感
念及終人皆異之天子震傷累對近臣嗟惻遣中人護
喪以歸賻賜加等特贈尚書禮部侍郎奉先志也公諱
抗字子直宋人祖某贈尚書度支員外郎父某泗州軍

事推官累贈工部尚書世以明經仕進實罕與進士游
尚書雖治經有時才器識所交結皆當世豪俊故公兄
弟皆舉進士早得時譽蔡文忠公有重望喜獎拔人倫
深器公處之甥姪竟妻以妻之宗女景祐中登甲科一
命太平州軍事推官尚書在臨淮寢疾旁無子弟公委
官自劾單騎奔省得及理命越再宿而尚書以歿鄉里
稱其至孝外除調平江軍節度掌書記秩滿近臣舉充
潁川郡王院伴讀尋遷刪定編勅遷著作佐郎俄兼兩

宅講書賜五品服久在宗邸獨不受餉遺衍衍然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故英宗皇帝深察重之間遷秘書丞太常博士通判秦州鍾內艱服除還朝召試禁林除秘閣校理淮西水民流散命公體量賑濟至郡亟請發廩食之郡請俟奏可公曰餓莩容待報耶晨坐庾門出粟全活至衆使還朝論稱善吳人荐饑朝廷察循良辦治之才以公知蘇州姑蘇土沃而卑並江湖積水渺瀰常苦風潮害民田公既習知吳俗至則為築長隄自郡

城屬崑山橫亘八十里中斷水勢民得因立塍塢且通
水陸之行工省利大民安於業吳俗浮薄衣冠僑寓猥
衆干請多事公患其然也採士族之守操行者輒加賓
禮歲時饋勞以褒厲之士之承此差知自重發姦擿伏
聽斷精甚蘇州吏役不均纖猾得職公為請於朝先貸
官泉視役費之輕重而給之籍諸酒權征墾之利舊用
酬吏勞者悉入縣官以償所貸吏皆便之後傳其法不
能易也就遷廣南東路轉運使吳民于今思之先是岑

水銅冶大發官市之民止給空文積逋鉅萬里民大事
私鑄姦游羣聚與江西鹽盜合即縣不能討時公仲弟
挺以選按刑江西專治鹽事朝議謂嶺南北并力則利
害共功故委公將漕南越時朝旨責捕羣盜甚峻公曰
採銅非誠民情游者為之今悉入之官而不畀其直非
私鑄衣食安取資又從而誅之匪但民犯法也迺度經
用斥冗費銅入而受泉民用樂輸徹爐毀橐刑報立省
嶺外州縣多攝官廣東凡數百員悉自部司注補大吏

操事為姦利公至收案致法選用平均吏員為清番禺
煮海運給英韶汴流洄險因以逗遛侵竊雜惡公命十
舟為一運擇攝官主之歲終會其課以為殿最是歲英
韶二州增鹽課十五餘萬緡有司劾以奏未得報而擅
立約束且廢其法適被召赴闕既對言南方便事天子
嘉納悉如公請在嶺外懲攝官之弊憫遠人不知學問
而苟祿無耻人士無可稱者乃盛修庠序擇官勸講凡
鄉民之秀及官吏之子弟皆入學親為程校其文藝恩

意深美由是諸生率教仍歲有登進士科者後在中山見河朔軍籍世家相承狃於姑息前人至墾閱場取蔬蔬之利公至闕之日命一軍親肄習焉軍士番成婦人游佚于外歸輒首原公下令連營道蕩者無得首必盡法戍兵傳聞莫不懷德繕甲兵完壁櫓皆起功緒在鎮未幾其首公勤職如此秦州西鄙皆雜羗有種落叛官兵擊滅取其地以建寨板築僅已而公至守禦器備舉未集公規營指顧如宿計民不知有興也度其土田募

千戶以為守公私後無勞費州有質院質諸羗數百十人偏繫嚴密被質者自少而長且老死無得出公為閱本末其非利害所存皆釋遣之由是恩信著於諸羗且約部族不得擅仇殺俄而有犯者即斬以徇戎人驚服莫敢奸令在秦不半年而殄然於精慮不遺力矣公性靜密而資長於政事公家之利知無不為為必有成成則可久居家理調恤宗族與同休戚仲弟天章閣待制某友愛尤篤公在秦亭內閣經略平涼帥府接封搢紳

以為寵歷官自祠部改度支兵部員外工部兵部郎中
皆敘遷也先娶彭城劉氏繼室張氏天章閣待制昱之
之女封會昌縣君亦先公卒三子煜登進士第大理評
事潛欽並秘書省正字五女適滁州來安縣令江懋簡
大理評事曾孝序餘未筭熙寧二年歲在己酉四月十
三日葬於宋城縣仁孝曲從先塋禮也僕與公鄉黨交
游之舊故知公為深銘曰英皇在宗儲精學問寤寐多
聞得公儒雋道義惟傳藝文則友造次法度克常厥守

帝用知公資本誠正于朝有言稱其德行豈不爾思召
自南服諫省史觀作朕耳目沃心嘉告造膝危辭罔或
不以挹彼注茲中山扼戎依依屬公行未彌月金滕以
封帝憑玉几仍有訓命謂公正人畀翊儲聖綴衣出庭
奔號見星永懷靡及之死弗瞑宅憂未言孤忠少與于
藩冀門深誠莫吐龍輻發引攀胡奄終先期感兆神明
帆通天子震傷哀形宸筆追禭亞卿恩隆賻恤公之業
蘊足與大為獨迫于年莫究發施治民東南守邊西北

于以觀政可推風迹天子大孝義篤於親豈忘先志公
違盛辰睢陽北原三陵之右松梓森森匪親伊舊有子
克家載世其昌斯文不朽流徽共長

朝奉郎守太常少卿權北京留守御史臺公事

上柱國扶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

魚袋馬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絳字某魏大名人世仕魏軍為河朔豪傑祖昭美
始易士服讀書養志父誥舉進士第有器望終於侍御

史知桂州公護禱車北還魏至蔡毀甚太夫人憂之命留蔡遂寓居汝陽言忠信行篤厚蔡人重之景德元年詔下貢舉諸舉子推公就試守令勸駕遂首薦登甲科釋褐試秘省校書郎知婺州義烏縣至則闕縣扉凡辨訟者徑造于庭為之別白是非因勉之以義教民輒聽命罷去無復詞牒案牘大治後數十年父老猶有稱道公名者再調壽州錄事叅軍還赴銓集引對御前選補職事官除萊州防禦判官時蔡文忠齊在諸生未知名

公一見曰海濱有此奇士忘年定交日與游甚驩是秋
主試貢士首送蔡公春榜至蔡公冠天下士公得知人
之明秩滿改著作佐郎知永興咸陽縣就徙益州雙流
丁內艱既除遷秘書丞知梧州公性剛直不屈上官恥
為苟合以是滯留常調官不遂嘗曰吾資不適時與其
求容之辱不若全吾道故于鄆杜終南圭峯之下就水
竹營別墅為棲逸之地及自嶺外歸稱疾罷官慨然有
丘壑之志故樞相王文康公在西府雅知公蔡文忠公

亦在內署數勉公起還朝相與稱薦遂以太常博士通判秦州時河陽相王文穆公知州事多回撓公持法不阿河陽不悅僚佐為公言宜姑為和公曰守正之謂和朝廷置吏豈使苟相順適以為和哉吾知奉公而已內璫乘驛奏邊事承河陽指陰誣中公遂徙延州代還知坊州賜五品服章就遷屯田員外郎蔡文忠公拜御史中丞被命舉御史而以公名上時王河陽作相三奏而三却之文忠懷勅至中書白被旨舉御史某之所知無

易馬某朝廷不用請納此勅執政不得已除公殿中侍御史尋改侍御史公素厲風節及在司察之職危言無顧憚不為擊搏悻悻近名事稱為知大體稍遷兵部員外郎三司戶部判官出為江南東路轉運使改工部郎中徙京東巡按郟縣必為官吏言賦役獄市生民之命所以舒慘者也從政者知於是盡心焉可以上副明主求理之意矣復入領三司度支判官擢授兵部郎中賜三品服章知梓州還授知越州改太常少卿公老於政

事練達人情左蜀遠方東吳輕俗因民所便為之保息
條教清約不嚴而治歸闕將請老朝議為於北京置留
司御史臺俾得歸鄉里慶歷八年六月二十五日考終
于臺寢享年七十有五公在臺省王沂公呂許公當國
重公方介有守從容謂公直而溫寬而栗所以成德也
君道少為委蛇不亦裕歟公曰良農能稼而不能穡士
固有志違道干譽非鄙志者其自守如此孔子曰巧言
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公可謂耻之又曰不曰堅乎磨

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公之志行有之矣性清簡少欲菲衣食家居對妻子未嘗易言色狎侮惟好讀書素多目疾而不能釋卷為子弟講說常至夜分夫人孔氏魏之名族主客郎中毅之女賢明有法義後公十五年七十八以卒二男曰仲孫秦州節度推官早世曰孝孫湖州觀察推官監泗州倉二女長適張氏次適刑部郎中集賢校理王繹先公卒嘉祐八年七月某日孝孫克盡誠志葬公夫人于應天府宋城縣之長樂鄉不

歸魏公之里命也某早託姻媾雅聞話言納銘泉扁傳
信來喬銘曰太常直清渾然自成少私寡與實性其情
學以從政仕以行義不為利回以湛世偽如玉在塗潔
不可汙如金在鎔堅不可渝方正無疑則猶著龜滌除
明覽亦如水鑑達道之士命曰知本萬物變遷道奚有
盡公之體魄與物同塵公之神明斯還道真

故翰林學士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
制誥勾當三班院糾察在京刑獄兼判尚書禮

部上騎都尉永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嵇公行狀

嵇氏之先出魯奚斯後徙會稽在漢為嵇氏後復徙譙
嵇山遂為嵇氏後又徙睢陽蓋譙之別也公諱穎字公
實父適師事正素戚先生通經術有文擢進士第行敦
厚不求合於時仕止廬州錄事叅軍贈尚書工部郎中
初任荆南石首簿民有父子坐重辟本情輕被府檄專
按其獄矜而出免其子父已抵法假人而言簿君仁人

也且生令子後世必昌明年而生公敏悟夙成天資謹厚早失所怙力學自立未冠舉進士常冠鄉賦修身慎行動必以禮安貧守道事親至孝鄉人皆貴而愛之王文正公張文節公相繼居守禮待甚至二公謂其子弟吾待此君所以教若曹此君可以為人之師表者也睢陽庠序率先於天下四方之士集焉公以鄉行為諸生領袖士自遠至必先刺謁公蒙一顧許與者猶公卿之重當是時公名望甚盛今資政殿學士范公富公並講

習在學願與公游天聖五年登第試秘書省校書郎蔡州團練判官初文正文節雅知公後同執政每相謂言嵇君方雅之士不苟進吾二人必為成之至是沂公罷相鎮青社辟公掌鎮海軍書記沂公移大名隨府為天雄軍節度推官沂公特薦於朝召赴闕改太子中允未及別除授丁太夫人憂服除又用沂公薦景祐三年召試禁林充集賢校理判尚書刑部有疑讞請對崇政殿敷奏稱旨特賜五品服外補通判應天府遷太常丞代

還同知太常禮院判吏部南曹遷太常博士充開封府
推官改三司度支判官移判都磨勘司遷尚書祠部員
外郎公在睢陽典學舉子張堯封從公學文公以其俊
整頗為延譽堯封依公以立所著文業多納公所後堯
封女入掖庭為修媛有盛寵其弟化基嘗造公自陳世
舊求父平生素業且請編次為序以獻蓋中旨也公不
答亦不獻久之同修起居注兼判尚書禮部糾察在京
刑獄明年召試中書除知制誥賜三品服勾當三班院

俄遷尚書兵部員外郎皇祐二年八月召入翰林充學士手疏固辭詔答不允先是公以疾久在告命下未拜詔閣門以誥勅就第賜焉九月十五日捐館享年五十有五上方齋祠總章舉希濶之禮公不得陪侍盛儀命也夫訃聞天子憫悼加恩命有司以翰林中謝對賜泊明堂慶賚悉畀其家別加賻恤錄其二子京秩哀榮之典咸用優等公性淳至有雅量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姿表秀偉神韻夷粹標致高遠不矜而莊然好

修威儀重然諾每與所親論君子之所以為貴動容貌
斯遠暴慢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故士不可以不弘毅
以其任重而道遠先儒有言君子不失色於人故其嚴
可憚不失口於人故其言可信如是而後可與立可以
臨大節而不奪蓋公之志如此而從事於斯實終其身
其在鄉黨恂恂如也見長者必變其與人交久而彌恭
朋友切磋其言似不足者其在居室未嘗徒倚踞肆進
止皆有常處不大聲愠色平生未嘗與人相忤有所怨

惡亦可謂君子人歟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若公者庶幾及焉者耶初游場屋與故龍圖閣直學士郭稹仲微相善天禧中稹為開封府首薦人或揚其私曰王母喪卹未究公投牒於春官保證之以是被累罷累舉曾不介懷在庠序與王洙源叔竇充公持為益友三人更相箴儆聞義而徙偕成德業鄉論稱之夫以文正之方重文節之剛嚴本朝之高賢名相其所以待公如此天下知公

之道有足致焉者爾文節早薨故終始為沂公推引及
居朝廷登館閣歷兩禁文章溫厚議論明審行安而節
和官修而事舉誠一時之高選也母喪常蔬食誦佛書
因洞其宗旨視去榮利如脫屣寢疾再逾月召姻朋諭
之曰生滅人之常吾善滕子京葬九華壙中實以上非
惟免諸患顧速反其本遺令如九華襄事子京故天章
閣待制宗諒也公娶滕氏給事中涉之女事姑以孝聞
端淑有賢婦之風繼室王氏兵部員外郎球之女封扶

風縣君三子景章太常寺太祝景華將作監主簿立本
秘書省正字某嵇出也少學於外氏訃至江外告以葬
期念其孤也幼未能紀述其先人行事哭而略著其嘗
所親炙之嘉言善行致于紫微趙君叔平侍講王君源
叔二君舅氏之執友以請幽堂之銘其在朝廷風迹之
可錄而某未之聞者二君必能詳著之矣謹狀

有宋南海大士趙君塔銘

并序

昔祖師達摩大士自南天竺國授般若多羅記當往震

旦而作佛事始以如來所囑付大迦葉正法眼藏逾海越漢以至中華為法求人而得大祖鑑智展轉傳付四傳而寢章五傳而其道大光至于六祖興于南方化緣益廣遍周沙界祖生新州終于曹溪轉妙法輪四十餘載故於嶺外所被尤深間有異人世出者但密行多晦微言不顯非流俗情識所能窺測以是莫可得而知爾海陽趙君蓋其人也君諱崇其先曹州濟陰仕族曾祖季良五代初歷官顯要後唐莊宗伐蜀王衍歸命明宗

按蜀計簿發其積藏季良以太僕卿充劍南轉運制置等使至成都孟知祥已有異志見其材高可以圖事因奏辟為節度副使留不得還知祥僭國遂以為相位至太尉祖元授從孟昶歸朝補東頭供奉官考陶婺州司理叅軍君幼孤事母至孝仲父挈之任南恩州錄事叅軍卒官母性畏寒憇南土因家南海累舉進士母老就攝官補連州連山尉母病瀝臂血和藥日至數服疾篤思羊羹剗股肉進臙聞有異香食之良愈母終刺血寫

佛經積成卷帙服除再調潮州海陽簿一旦去官棲止
海上禪刹繕閱藏典君既素志禪宗又通經教常從諸
方叅問知識未有以契會于心番禺有逸人曰潘晃邑
里長老云自少見焉不知其飲食宿止處所冬夏一裘
未嘗易也日遊于市莫可與之交言番禺人呼為潘盜
俚言盜猶狂也君聞之曰吾可從之游哉早年或遺君
精茶一餅君默識之曰他日有無口人可嘗爾及是令
人持茶一甌以頌四句投之潘覽頌啜茶遣人回語君

今日果遇無口人矣君遂見潘于州西長林古屋語三晝夜都忘寢食廓然通宿命具慧眼從之三年不歸親舊以為惑疾後乃問至其家不復避寒暑毒草惡物遇輒啗之或謁問禍福時為之言罔不驗山林鬼神往往受教戒過汀州抵上杭縣山寺有神祠民日薦牲牢君戒責之至今惟饗蔬饌此類甚多山人劉立久依君忽謂立曰京下言法華約我今當赴之遂不復食月餘留一頌示其子昶安坐而逝家人號呼遂巡復言曰吾固

告汝矣何戀之深也起居如平日家人不復為慮無何
妻子有所適回見公化已久矣時四月已熱因龕而塗
之家人守宿經百日夜未央聞叩龕聲禱焉復叩翼日
發塗儼然如初君告寂時又兩手于膝至是舉一手疊
二指若實叩者焚其衣于庭舍利滿地傾城瞻歎巷無
居人初言公住京城景德寺人亦以為狂不可親近與
君偈頌萬里往來目君為赤溪山主山人劉立後為僧
名行忠亦住持傳法從君最久故往往能記誦其義句

深矣大意若云兜率天宮之道侶也劉立親于君赤溪何謂也君曰內院山名爾凡此皆非常情所可測者而事有不可誣也已君性剛厲少年事佚遊母憂形于色君自悔責斷左手之小指以謝母遂杜門不出以至成學業與循州舉子鄒起同下第起貧且病不能歸君傾橐雇傭舁起就路或自負而行竟致起歸其家福州進士翁彥升薄遊嶺表逼秋賦不能歸君與梧守善援彥升得從梧州薦罄家資其行彥升登第後終郎官因是

索然四壁其風義如此卒年五十四再娶鄒氏黃氏子
三人昶鼎旦昶今任楚州團練判官信厚士也忠師淳
直所說君事迹詳實某年月日葬于沂州臨沂縣某鄉
某里以君坐而逝故從浮屠法以瘞焉所著偈頌別刻
于石銘曰海濱大開士日光佛化現君獨常親近得第
一義心了自覺聖智觀世悉空寂以是清淨觀廣大無
礙觀十方如掌中視菴羅勒菓彼愚夫幻夢歿在種種
見聞是微妙音則狐疑不信得法眼淨者應見此境界

上都故左街僧錄知教門公事宣教大師塔銘

并序

仁宗皇帝在宥天下慈育含生萬幾之餘回向正覺時
則上都左街僧錄宣教大師智林道行素修恩眷最厚
咨訪梵學酬答句偈師於本教陀羅尼門受持精制國
有祈禱感通多應故尤見欽禮僕早探內典嘗與師遊
問問師諸陀羅尼佛秘密藏華竺異音類不翻譯其旨
云何師為僕發明隱奧科指條暢楞伽所謂義句形身

三和合相師悉開解實通其妙又嘗問師緝索諸部壇
場軌儀種種莊嚴不離四諦無上正等諸佛心印其用
如何師云壇有多名空智為上一念淨圓同法界性住
無所住如空無依彼誠之至者猶可以動天地而感鬼
神妙湛總持一相三昧具足神力豈思議所及佛以大
事因緣故出現于世無有二法惟一乘道至于隨緣立
教應物利生百千法門等為妙用空智云者第一義諦
也僕故知師得深般若究竟諸法空相非但嚴淨毗尼

專精觀行而已師姓阮氏其上世番禺人既受具禮廣慶閭黎為師傅秘密教正勤四十年不虛一日自真宗時入內應奉仁宗樂宗佛事擇開寶寺西北隅增葺精舍祓除淨場神筆親篆成道釋迦之殿飛白繼昌之閣金書寶生佛號而製其像供具珍華物皆內出因賜名寶生院屬上足住持師主香火焉迄今四朝歷遷兩街主教門事天下僧籍為之統首內由宮省以至宗室貴戚莫不厚為之禮道俗欽嚮搢紳景重弟子百餘紫方

袍者十五人熙寧四年四月十二日起居如平常作
而曰吾報盡今日耶暮而歸寂報齡七十一僧臘
五十三即以是年五月某日塋于開封縣褒親鄉
東原為窆堵而不窳從本俗也上首寶印大師惠聰
等以僕與師有道緣者奉師平生所持陀羅尼梵夾
來告葬期願銘塔石為之銘曰釋尊出世像教示權
一心之微教外別傳百千法門派分枝出曰陀羅尼
法中秘密善慈之意威怒之容至于空智乃會于宗

不動明王焰鬘清淨惟師總持獲是尊勝金剛寶印
如今之行祇承四朝善利羣生幻有起滅本無去住
累覽東原表茲空聚

宋故推誠保德功臣資政殿學士正奉大夫

行右諫議大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上護

軍南陽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八百戶食實封二

百戶賜紫金魚袋贈工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子正宋人少而敏于學未冠登進士第俊聲

聞于時釋褐虔州推官再調陵州部司察其才就舉監
益州市買院丁外艱甫除上官藉其器幹人人欲引為
已用時夏寇犯塞王師興討久無功翰林王文安公將
命安撫辟公自從遼人間我羗戎之難集兵騎鄙上來
渝平富丞相往使請公以行所齋誓書有未安者俾公
自雄州馳入白執政仁宗欲知虜情亟召對不及易朝
服占奏明辯特遷大理寺丞尋改殿中丞簽書南京留
守判官公事范文正公宣撫陝西河東薦公才任煩要

徙通判涇州除太常博士易鄜州夏人請置榷場通關
市命公會羗豪於延州以定榷法改尚書屯田員外郎
濮州有劇賊執通判井淵以縱掠公上言宜如漢喬元
不以劫質開姦路急捕擊之朝議從其言賊遂沮壞時
河北寇盜充斥公以選知博州賜五品服至郡飭屬城
嚴比伍之令求閭里宿猾嘗為盜囊橐者得數人密召
約束貸其宿負以補吏使察諸偷區處每發輒知其主
名吏兵掩取無所遁匿歲中獲數百千輩境內肅清博

平聊城田租多隱沒積為敝公為均之條教明審民無
擾而稅大增三司上其法請推行天下後諸路稍施行
公為人彊力天性明於吏事故獨能行之他吏苟以應
命徒為紛更之敝材譽寔聞凡中外煩重之職推擇必
首及之擢開封府推官接伴契丹國信使皇祐中以陳
許鄭滑曹并京畿為輔郡以公提點京畿刑獄面賜三
品服建議開封祥符兩赤縣倣唐制縣置尉二員一主
刑禁一出警捕至今為便改度支員外郎先是河決澶

淵久不塞橫流匪漫被害數千里李仲昌請修六塔河
入之海命公同領其役值大雨水河不可塞坐是再謫
免久之起知信州改南安軍與南雄接境嶺路巖阻公
為巉而覽之為永世利有旨俾兩路當修完無得頽圯
先是江西廣東福建路鹽法廢亂姦宄不禁至被鎧仗
擁旗鼓千百為羣乘勢剽劫吏不能擒制公奏請嚴勅
所屬共除民患中書難其才謂莫如公者就除江西提
點刑獄賊盜鹽事專以委之復度支員外郎公計盜本

以利合徒重購捕斬非消弭之術當設方略散離之是
為長策乃下令民有器甲者與期限俾首納原其罪得
六萬餘擇其精利給諸巡捕吏兵賊氣已奪羣盜以賈
魚為名公令賈魚者齎鹽不及二十斤衆不至五人不
持兵皆為良吏勿問人情便安大黨遂解舊制自海陵
諸場運鹽積之白沙自白沙運之江南荆湖率濫惡不
可食公為具舟令州郡各本場受之鹽善而數足界其
羸舟以給風波之備自此南國之人始識真鹽在職二

年姦猾震壞渠魁劾首凡捕魁長數百散羣盜九萬人
歲省刑罰千萬計增鹽課四十餘萬凡所條畫著于勅
令以為定制就遷司封員外郎秩比轉運使英宗召赴
闕數賜對訪問公言諸道安撫鈐轄司軍旅之事得從
便宜百姓有罪當恪守條法外配隸非舊制也由是申
明禁止刑無僭忒除陝西轉運副使每憤歎吳賊畔亂
之際陝西四路屯禁兵二十餘萬義勇弓箭手番兵倍
之氏羗種落大小二十城爾殫天下之財力喪中國之

威靈勝敗之數可從知也。因陳禦戎攻守大計書奏天子。韙之。知其有將帥材略。未幾除工部郎中直龍圖閣。權知慶州。兼環慶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事。時諒祚驕僭。自謂元昊風類。侮慢弗率。稍引騎並塞侵迫。內屬部落公曰。羗自納誓邊。吏保境。乃今鷓張漸不可。長宜有以創艾之。遣裨將耀兵境上。密使番官趙明伏隘。邀之。羗不意。軍出引還。伏起。大殺。獲前策。羗謀必來報。陰除備。間數月。諒祚果入寇。大順城公以大順城堅。

故以委之揣柔遠城惡而當要害以屬重將張玉配以
精兵守之一日公與賓僚弈峰起民器公令無器寇在
吾穀中矣諒祚自將騎二萬諸豪部衆過倍結三寨傅
城三面傍城有水可涉公令布鐵茨沙中羗騎渡水多
蹶大驚以謂有神諒祚不堪其忿督帳下決戰公先選
彊弩八百隱壕外矢徹重札諒祚中伏弩引却俾張玉
募勇敢士夜薄羗營羗殺傷多遂潰初寇騎猥衆而我
師不及三千吏士惴恐公料敵制勝覆之有餘力羗自

入寇未嘗挫敗及是諸戎始知畏懾國威用宣天子馳
內使手詔慰勞賜之茗劑因請停夏戎歲賜而詰其奸
命之罪時朝廷已定議而公奏亦至使者遂行諒祚竟
以傷痕致斃上繼命近臣傳旨度控扼修堡戍捍賊衝
公奉詔按視馬練平左通廊延餉援右固華池形勝中
禁鹽盜往來押圖請城且以地利既得俟報必失機會
遽遣种古集役費張玉總兵護築四日寇大至駐七日
不得逞而解城立壯大塹壘樓櫓鬪具畢飭雄冠諸鎮

乃分屬羗三千隸于新城上賜之名曰荔原堡卒為要防公常謂兵機莫神于用間非聰明精密者莫及焉公坐府閭羌變輒先得蓋湟中酋豪多為用者其致之之術深矣蕃官思順黠羌也本熟戶叛入羗周知漢事羌人信用大為邊患會其部族有歸漢者公因宣言思順且歸俾環州密為具以待游兵要路伺接之夏人果疑未幾諜報思順被害羗深仇趙明方多中傷公常先事幾保佑之故其子父為盡死力懷安鎮種豪屈參有

謀勇種落勝兵數千邊臣失於撫御拔族背去更為羗
用十餘年公因事致之復順漢撫納不疑請以補班行
為本族巡檢懷服恩信卒收其力羗中首領正名怡骨
丁勵嵬劈延羅皆桀黠悉以腹心事公願指如意非聰
明精密者耶今上即阼以公積勞除天章閣待制俄易
渭州兼涇原路馬步軍都總管經略安撫使時凡抗以
樞直帥秦公以兄弟隣境為辭詔旨不從涇原天下勁
兵處最當賊衝前昊寇凡三大入皆此路自納款戢兵

垂三十年將吏弛惰戎事寔廢公至按尺籍閱得諸游
冗之兵僅三千人悉就訓勵朝廷聞之詔札獎諭推行
諸路以為法所統四州義勇萬五千人舊止用戍守而
不習戰公分隸諸將結為隊伍定廩給之式立遷補之
令皆如軍制時送使迭休人忘其勞後遂與禁旅相叅
戰守屬土兵闕被旨招益三千人公奏義勇可備征防
往覆問以措置之宜公條上番戍之法具省費之利上
嘉納其冊復布告諸路以為法舊募伉健士以為遊騎

選鋒名勇敢資養優贍未嘗料簡豪右子弟市井之人
竄名冒役幸從軍作姦利干功賞公始程其材藝為之
陞黜空食者斥之又於熟戶蒐擇壯銳籍為蕃勇敢得
千五百人騎自當分邏境上戍兵得休月一易者季一
易公曰務農積穀保邊安民之長慮也美地薦草武備
孰先焉隴氏沃饒蕃漢雜耕舊皆山林本自縣官闢之
因檢括得田五千頃召人耕獲儲為凶災之備邊戶冒
禁私置蕃部田法應沒入得田八千頃募弓箭手三千

馬五百鎮戎軍三川高平定川寨壕外有曹英開展新
壕久不得城中有土山可以乘高望遠據險結壘可扼
其走集乃遣諸將分屯衝要役五千兵築十八日城畢
樓櫓闕楗兵廬吏區倉廩廐庫材用無慮九十萬營辦
夙具民不知役開地二千餘頃募弓箭手千人守之勅
書褒答賜名熙寧寨熙寧元年冬諜知羌集兵葫蘆河
公曰往歲諒祚謀鈔秦渭嘗點集于此盍備諸命田牧
者急收入保部勒諸將申嚴警候七日而賊至出精勇

逆擊之賊驚亂乃奔散公曰羗無他釁忽生變入吾圍
雖北不可縱也遣四將分路入討破蕩勒緩等七族首
惡殲焉首降者釋不誅羗羗震恐相率遠徙天都山之
北上聞遣近璫錫命特遷右諫議大夫留再任熙寧三
年慶帥失律致寇而不能禦羗騎攻圍華池大順荔原
勢甚張公謂張玉慶州幾危吾豈得坐觀亟命玉以萬
兵赴之羗素畏公威名聞涇原兵且至已懾兵既至遂
解圍而遁勅書稱美別賜手詔云微卿忠義許國即諸

將應援必至覆溺俄命韓丞相為陝西宣撫別旨羗事
俾與公共計議四年慶州軍亂闕陝騷然公命玉倍道
奔命至邠遇賊掩殺殆盡上聞俾近侍賁尺一慰勞且
云慶州軍叛非涇原之救內郡無以安帖就遷龍圖閣
直學士廣銳徙營軍士憚遷構亂城中惶擾公以一軍
校諭之衆不敢動推其倡率十九人即日斬于毬場營
竟徙每軍變倉卒鎮靜晏然人皆壯其氣而服其量公
喜用土兵故多募弓箭手後因恢復熙河故地詔發精

銳往助攻討涇原之兵戰尤力諸路將率莫不服公訓
練之精在邊專以田牧為急意在厚生敦本醜引涇水
溉田民享其利以羗人綏附罷省諸城堡不足禦敵者
但存守望而已土兵營同革更上下戍邊請三分番代
益減東兵以實儲峙邊郡霜早民艱食轉徙公賑廩全
濟者三百餘萬人番部饑質田于漢戶過期不償輒被
沒公貸官錢贖還歲取什一之息償足而止後遂著為
邊法治兵械便巧造鑱槍絕河巨絙常戰牧龍以鑱槍

獲利熙河之役道阻水獨涇原兵先濟上聞皆推行其
法平居與諸將燕樂投壺雅歌恩意款洽拊循士卒軍
中磨礱薪樵紉縫之事莫不為之經營疾病者親為處
醫藥死喪瘞埋必使識其處所父子在軍異營者請比
類遷之同居事至極微必求其便利惟恐士有失所及
有興發一以軍律從事部分整輯號令嚴明師有功歸
之諸將上有賚必以及之小違節制必劾奏既而密請
于上或止罰金故軍令必行卒乘競勸上恩下逮士忘

其死有事攻討未嘗奔衄紀將帥者公無異論焉五年
中貴人奉璽書召赴闕慶渭懷之皆立生祠公在二州
屢上兵事其奏議率親草雅有體要上語左右曰涇原
之奏覽之可喜有使者還朝必問其年顏何如徒以選
代難其人未召也及對拜樞密副使上曰卿在邊得簡
稽之要俾具條式以聞又召涇原部將臨閱于崇政殿
嘉壯之頒其式諸路俾帥臣躬為按閱謂之衙校法面
命之曰邊事一以屬卿河州景思立戰沒上御天章閣

召二府問之公請行上曰是不足為卿勞河朔有事乃當行爾建言陝西土兵父子兄弟在軍由行伍補將校姻黨株連狃於姑息河北保塞之亂可懲也請因郊恩比京畿遷轉其軍校不惟消弭後患抑材勇之人有以自奮于後推及諸路著為軍制遼人來疆代北之田頗撓封略公請追集北邊戍兵置三十六將給以虎符專事訓練逾年藝倍常格悉為趨勁京城門鑰舊禁不嚴請置銅符以謹啟閉善於敷奏開說詳明入告謀猷多

蒙納用沃心造膝則莫得而紀也任職三年夙夜不懈
七年冬奏事御前忽眩而仆內侍掖就西廂上親臨賜
藥自殿中肩輿歸西府中人監太醫診療晨夕奏起居
狀存問相屬逾月少間懇祈罷退恩旨固留章七八上
方除資政殿學士判南京留司御史臺上使近臣宣旨
慰諭厚自持有瘳復位末弱遂不良行元豐二年五月
一日薨享年六十有六神志不亂方與家人語奄然而
終訃聞天子惻怛為輟視朝贈工部尚書三代闕閱著

在伯氏誌銘娶王氏禮部侍郎致仕渙之女贈汝南郡夫人繼室禮部之弟殿中丞演之女封睢陽郡夫人並先公卒七子昕湖州歸安縣主簿濛太子右贊善大夫天申殿中丞煜太子中允堪太常寺太祝穀將作監主簿修尚幼昕天申早世五女長早卒次適秘書丞李閱著作佐郎趙磐潤州司理叅軍王紳幼在室公起諸生本以文學進雅有大志間讀兵書戰策以將帥之略自任游邊知其山川城邑至于風謠氣俗莫不諳悉既典

方面治軍旅追惟實元慶歷間元昊陸梁遼人僥倖之
事每慨然長歎以為上憑天子神武之威下乘戎狄衰
敝之勢湟漚以西可繕亭梁長城以南可徹烽候顧齷
齷近習未嘗精慮爾世有深識者亦謂其言之非徒然
也居家理兄友弟愛鄉閭稱其睦賙恤宗屬善教子弟
故諸子多才文集二十卷平生之素業存焉七月某日
葬于某鄉某里從先塋銘曰惟皇作極文武是憲文經
邦國武定暴亂道遠乎哉厥有典常在人賢者識其大

方神聖御圖鼎熙駿命法天震耀以肅荒獷有韃蔡公
資適逢時祇適常德式宣靈威蠢爾羗醜昊實虺蜴逃
矣西土為所踐食祚濟其凶將復跳踉公來纘戎爰扼
其吭公謂諸將兵者死地尚命糾守天不假易氏首狼
驕敢觸吾藩參連一發竟成遊魂排難解紛均庇隣路
帝稱忠勤康錫蕃庶徹我土疆務農重穀憂國區區惟
日不足帝曰汝賢朕志先定屬爾樞機本兵之柄廟堂
忼慨國論以明帷幄密勿嘉謀允精義激于中之死靡

避風淫于末此生奄廢在周方虎濯征淮浦暨漢營平
窮討开零公在西園威行邊土入經大冊匪命誰沮北
原先塋喬木森森吁嗟壯志此焉消沉有子多才是謂
善建神明不忘于幽冥恨

宋故朝散大夫守尚書吏部侍郎致仕上柱國

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戶食實封四

百戶賜紫金魚袋錢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某字資元世家吳郡吳越有國諸錢疎宗皆見錄

曾祖某祖某獨安素業不求仕太平興國中錢忠懿王
入朝吳越國廢考某始赴京師就職事為左侍禁今贈
左武衛上將軍妣倪氏追封淮陽郡太君公天禧二年
擢進士高第歷汾衡韶三州軍事推官調吉州判官三
司舉監開封府東明縣鹽酒稅丁武衛喪吳中無舊業
家貧不知所歸聞陳州可居奉其母僦屋以居性介潔
秋毫不以干於人陳人推重之遂卜葬而家焉丞相呂
文靖公出鎮陳察公行厚有經術歸朝薦以為國子監

直講改秘書省著作佐郎晏丞相守陳州辟簽書鎮安
軍節度判官公事呂文靖鎮大名府又辟公勾當糧料
院當寶元中夏戎叛命契丹來渝平時三邊多事呂公
當北門之重意在得公幕府自助故以是縻之呂公復
入相公以親老不樂留河朔移簽書河南府判官賜緋
衣銀魚晏丞相為言其親老願得近陳一官徙通判潁
州過都遂留刪定一州縣勅尋權大理少卿遷三司度
支判官擢授河北轉運使以親老辭不行改江南東路

皇祐初召還詳定一路勅未幾以選充天章閣侍講俄
丁內艱服除還朝超拜天章閣待制仍侍講就遷龍圖
閣直學士久之出知蔡州閱歲徙知河南府兼西京留
守司就徙亳州又改陳州至未周月召還復兼侍講知
審刑院屢請補外得許州兼京西北路安撫使就徙潁
州再改陳州逾年復被召因請老以吏部侍郎致仕公
幼而好學長遂專精自六藝之文與先儒議說造微析
理得聖人意為深方仁宗時天下靖安留神經藝日開

邇英延儒臣講讀經史公於是時以古學進侍經筵其
講說敷引諸家指其異同以發其長義辯而不給簡而
易曉故人主樂聽而不倦間有顧問必依經以對因以
諷諭政事遂及時務有啟迪獻納之益故前後留侍十
五年特被恩禮以見重於朝廷每丐外官輒不許既去
必見思而復召蓋有以簡在清求者矣故事講官分日
迭進公將出守蔡州上曰大夫行有日可獨徹此秩於
是同列罷進者浹日尤長於政事兼通刑名法義之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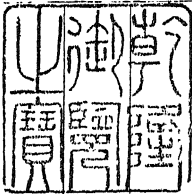
再糾察刑獄判刑部三為審刑大理慶歷嘉祐編勅至
于州縣諸路條貫皆公刪定詳處格令明恕詳平天下
遵行莫不稱允其修編勅以罪之犯勅者重犯令者輕
故請移勅文著入于令條目甚衆嘗講告捕法凡罪有
可告有可捕苟皆許捕則姦民得以措患於人因為省
去許捕之文百餘事一路功成例進勲爵上獨賜三品
服謂輔臣曰是其有母八十歲而事之以孝聞可使慰
其母心治郡有大體使官吏安名分謹事守而已有所

建請必令具簡牘故下不敢妄進說視歲之善惡救荒
保息施設各有法度大約為求其便宜以成其愛利凡
通流失業之民吏拘細文抑不得伸者必為道路以盡
其情使不失所故所至民安樂之性沉靜不累乎物雖
在顯仕居養清澹不易寒素之操動循法度以名教自
約始終一致老而彌篤晚節覽佛書深好圓覺經以為
諸幻悉滅非幻不滅斯為至言由是得自證淨智儵然
遊方之外熙寧九年十月四日考終于私第享年八十

一歲累官自佐著作改秘書丞太常博士祠部刑部兵部員外郎刑部右司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工部刑部侍郎歷職三司鹽鐵副使判太常司農寺少府國子監提舉醴泉觀契丹國信使雖晚達而踐揚中外逾二紀不為皁察之行不求詭激之名循吏儒林列之無愧矣夫人上官氏刑部尚書佖之女先卒追封許昌郡君三子長卿大理寺丞仲卿太子中舍孺卿太常寺奉禮郎三女適職方員外郎王億清江縣令許升卿屯田郎中

王庠二孫男曰秉守將作監主簿曰乘試將作監主簿
即以某月某日葬公于宛丘縣友于鄉從先塋所著解
經義及詩集共三十卷藏于家予在朝與公嘗同僚游
有舊及再守陳公嘗見謂曰他日願丐一銘九泉可作
無恨矣至是其孤以狀來追懷緒言悲不能忘為序其
行事而銘之曰允文仁宗崇儒尚德公資逢時發身典
籍敷經帷幄睿思日益以重于朝稽古之力仁宗慈聖
不忍一物全茲生民惟刑之恤謂公詳明屬之丹筆忠

愛之心本乎仁術刺郡典州事舉其中寬以得衆敏以
有功誠而可信簡而易從休然餘裕挹之彌沖公性至
孝而行篤厚處簡通恕莫奪所守素履終吉既介眉壽
報則未克以貽厥後



樂全集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樂全集附錄

詳校官庶吉士臣龍廷槐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吳 俊

謄錄監生臣楊兆豐

欽定四庫全書

樂全集附錄

行狀

本貫應天府宋城縣孟諸鄉

曾祖文熙皇贈太師

曾祖妣蘇氏武功郡太夫人

祖嶠皇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

祖妣劉氏沛國太夫人

考堯卿皇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
妣嵇氏譙國太夫人

公諱方平字安道世家睢陽三代以公貴封贈各極品
位景德四年丁未生舟中有盜躡船後旬浹未得發是
夕泊舟在野盜乘便將逞適太夫人欲就蓐問乳醫居
隔水因移舟從之有船後至正泊其處盜夜至不知舟
已易也大譟攻劫後舟乃武人登岸與鬪盜奔散有被
執者自言其情方知誤爾由此母子無恙公髫髻英秀

神采瑩徹見者莫不慕悅之皆謂仙骨道韻非風塵中
人也稍長敏慧夙成飄飄有凌雲之氣太師沖默燕靜
不以物累自嬰而太夫人賢明知書躬自教誨年十三
太夫人撫之曰揚州俗浮薄睢陽鄉里有庠序四方學
者萃焉吾弟為之領袖汝方志學盍往依焉吾惟汝一
子念孟母徙鄰之義不遠千里致汝外氏俾之就業汝
往勉哉夫人有弟穎時名士有學行故割情遣之既至
舅氏器愛之切磋講習業大進常宿學齋二鼓就寢忽

有叩門甚急公起問之乃一生自遠方至

舉子許育自
亳州城父至

因延與語俄頃室垣頽簣案盡碎公資性明悟諸書一覽輒通罕復再閱不能為精若至其要節不能遺忘放曠不屑細故其度廓如也暑月乘醉步於郊外大雨暴至不覺行遠向曉方醒乃偃臥水中奮而起歸亦無他不自測其然也在鄉黨交游不雜諸老先生皆自謂出其下名聞四方宋宣獻公綬蔡文忠公齊繼守南都解榻待焉歸朝大為延譽明道二年制舉六科因共稱薦

舉茂材異等科范金華諷見公文章曰奇士哉因同二
公列名以聞召試秘閣選預廷對釋褐以秘書省校書
郎知蘇州崑山吳劇邑戶三萬多田訟至三數十年不
決初吳越歸國郡邑地曠人殺占田無限但指四至涇
瀆為界歲久水旱涇瀆移易更相侵越縣受詞歲追擾
鄉鄰覆驗往返農務荒習以為常鄉人不得安業積苦
之公索田訟凡十餘案召佃人問所輸租稅幾何大約
百一二公悉收其餘以賦貧戶自此田訟遂絕范文正

公仲淹蔣公堂守姑蘇邀公談游罕在縣縣亦無事蔣公勉公曰即代歸朝何以為獻空言無補不若著諸時務之為益於治也公因人事之間採掇當世之得失浹日成芻蕘論五十篇十卷蔣公披閱不能釋手積而上之薦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策入等遷秘書省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是歲地大震河東災異數見詔求直言公上疏闕下指切時政之失引義慷慨援經術推明七事極當世之弊以大忤在勢者制策登科官罷當召

試公既孤介未嘗造要門復此奏疏故不召

疏在文集

先是

韓忠憲公解叅知政事知南都奏辟公通判應天府既

成命矣及對策指陳時事無所顧避執政竟用此更除

新定實左遷

策在文集

仁宗張六科網羅天下英俊其自布

衣登茂材異等者惟公與富丞相訖三朝無復繼者其

再登科者惟公一人至新定之次年夏戎阻命廟堂慮

害不深玩成大梗興發調輸不閱歲而天下被其勞公

上平戎十策

在文集

時呂許公復入相方勵精得公十策

謂知樞密院宋宣獻公曰六科得人哉蓋以公初為宣
獻察舉爾十策悉施用時勅州郡諸縣增置弓手約束
甚略郡縣異見措置乖宜公以謂賦役大事理宜均當
列上節目八條朝廷更為詳議事以周密俄又命朝臣
分使諸路於所置弓手招募配補諸軍公陳六患上命
中書下公奏所遣使者由是募人莫敢迫民情少安二
奏
在文
集 呂丞相每閱公章奏謂同列曰國器也凡條白必
施行焉用舊相李文定公辟徙通判天雄軍續有旨召

赴闕既朝對面賜五品服章翼日上諭執政送學士院
試俄而記之曰是其再對制策者執政共白其所上章
疏朝廷採納已見之行事矣上曰安用試即除直集賢
院以李公舊相特旨俾赴辟命李迪或移徙即令不俟
代歸館供職公還南都將迎親就官李公徙青州即日
除太常丞知諫院舉劉夔王質自代夔遷知黃州質除
荆湖北路轉運使皆有清名是時夏寇阻命覆軍殺將
相繼國家多事公獨在諫垣外論邊事內正典刑造膝

盡規悉心將救仁宗寬大容納當國者雖惡其切直然亦賴以肅中外王師挫衄關陝動危先是張士遜作相建言軍旅之事樞密院任其咎故罷免知院王夔等而中書自如也公援典故請政事總於中書以通謀議上以權宜為然降制宰臣兼樞密使自是戎事機密中書始闕預奏在文集夏竦等領陝西四路招討經略安撫使并護諸將四路稟復事失機會請罷竦總帥使四路各自為守可以責效朝議然之故竦內徙而命四路帥臣自

此人知自力備禦益修

秦在文集

前范仲淹在延州遣人遺

元吳書喻以逆順禍福既遣使而錄其書本以聞賊答書辭不遜仲淹焚之叅知政事宋庠以為邊臣擅交境外又致慢書辱國建議請斬仲淹仁宗以其言險不用然自此邊臣以為戒慶歷元年冬郊公乃請因赦書招懷夏寇因令邊臣通其善意仁宗喜曰此朕心也至中書又詳白執政嘉奏也非君孰發此者郊禮成肆大告赦文所載皆如公請因是西賊通問遣使至于納款解

兵息民公啟之也

奏疏在文集

賊順命范仲淹韓琦龐籍皆

以西事平登拜二府是歲赦書錄用諸功臣之後加賚

戍邊守將功臣立私廟賜戟凡九節皆公建白

奏在文集

上親祠郊廟徹登壇陞黃道虛小次不御糾諸祠官不

恪饗用金石新樂皆上特從公言

奏在文集

惟日孜孜以思

補益大旨論風俗本於厚論刑名本於恕論賞罰本於

正論朝廷本於官人論邊防本於選將論財計本於嗇

用今所編文集後論事十卷其著者存之且數十百篇

有所不可傳及所遺者多矣亦足以知公之納忠匪懈也公以章疏數上思有以啟迪主心俾不倦因上言聞之荀卿曰聖王有百吾孰法焉禹湯有傳政而不若周之察也唐室治亂於今最近請節略唐書紀傳中事迹今可施行有益時政者日錄一兩條上進善者可以為準的惡者可以為鑒戒茲亦賈誼晁錯借秦以喻漢事之意也上悅從之後遇事有當言即取其類者以進三五日不入仁宗輒問其故樞密使杜祁公衍聞之曰此

所謂陳古以刺今詩人諷諫之旨矣後除知制誥仁宗命取所錄唐書奏御者編次為一集留中焉明年春除修起居注仍領諫職冬使契丹假起居舍人知制誥入北境及郊迎北主與弟私至范陽郭門外母闕支等亦乘駝車出郊道旁填壅觀者莫不屬目焉燕日北主親至坐前命玉卮揖公曰聞君海量畢之語左右曰有臣如此佳也又因公出館至公寢室繙藥奩取湯茗懷以去所賚必別題送之禮意殊厚使回進語錄中有對答

數節皆逆折其事端當時禁中大黃簽標之以示中書
自此北使以事宜至者輒命公館伴慶歷中館伴數矣
二月使還三月召試中書除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
章時慶歷二年也尋糾察在京刑獄判吏部流內銓登
聞檢院昭文館太常寺兼禮部事知通進銀臺司兼門
下封駁事勾當三班院知審刑院審官院兼史館修撰
專修日歷修宗正寺玉牒詳定編勅修唐書樂書充館
伴使考試制科武舉每兼職事以數四輒辭避解之于

時仁宗眷公厚對必留降必目送凡朝廷重議官局要處宰相不敢不以公名上中書嘗擬曾公亮史館修撰上不從賈丞相語公亮得張君一薦可哉公為薦仁宗即許西掖辭制唐元稹獨得深厚之致唐末歷五代國朝鮮及王言之體公文既爾雅濟之雄贍號令風采煥然一新庶幾西漢之遺韻矣至今天下推服范文正公叅知政事時政有所釐革必伺公入直始出事目降勅詞嘗謂朝士張舍人於教化深非但妙於文辭也自是

兩禁辭命有訓誥之美由公倡之仁宗臨御歲久日歷
因循失紀章丞相監修國史奏公續修之公始請自乾
興迄慶歷臣僚之薨卒悉追取其闕閱功狀而已有門
緒彫喪或子孫不能紀其先世遺落多矣展轉究訪僅
可條次至于諸司沿革事典悉責送官乃僅有存者及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撰著實錄賴公中間採集稍有預
備于時操事者頗立交黨更相貴寵互為遊說奔走胥
附公正色于朝獨立不懼衆雖不悅無如之何范文正

公每以公議持之上亦自知之深也吳正肅育春卿宋景文祁子京與公最厚善每相謂曰不動如山其張安道之謂歟領審刑御史臺有獄辭連歐陽修時修任河北都轉運使制使就推修不承覆推如前具奏法官當修報上不以實之坐公以案上仁宗盛怒謂使者有黨故不盡情命送中書選官復按公謂賈丞相曰相君與修異衆所知也今覆推無狀而復按雖有旨天下必議公公盍圖之賈丞相為之解說得罷按而復下案審刑

取旨詳議官引江湖上佐之例以白公公不從乃上言
審刑特旨嘗在法外而領審刑者一員專其輕重凡侍
從官到任已重有吏議請自中書上取衆議之允也竟
不以上而送政府賈丞相思公言止奪修龍圖閣直學
士以知制誥知滁州續有龍圖閣待制王素案公引前
請又不斷而以送中書不悅公亦自引罷審刑斷例命
官犯贓私罪案後收坐舉主公上言收坐舉主而許首
免者責使常察其所舉者之不法也而致仕官既已解

籍休退謝遠人事不當與在職者之青朝議謂然由是致仕官免收坐吏不及門矣夏文莊公有憾于張耆耆子閻門使得一守貝州到任七日吏卒王則卜吉生變拘得一王師攻圍六十日城破下得一御史臺法官當得一謀叛文莊欲盡叛法論時相陳恭公執其事以為得一庸懦被拘不能死已抵重辟叛無本謀仁宗為免緣坐而猶沒其第公與張氏風馬牛不相及聞耆妻儻陋舍無以處其族因從容為言耆真皇寵臣也此第本

恩賜今得一妻子免緣坐者猶在諸子衆而沒其賜第
法不類仁宗謂然以其第給還之迄今張氏子孫莫知
者仁宗因從容問公臣寮上言治術在刑法今法弛故
下慢非峻法無以振頽敝大臣亦有為言者何如公曰
古之聖賢言治道本於德義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國朝
列聖累仁積厚急深故之罪寬縱出之罰百姓懷惠安
於壽域法無由弛人實弛之去諸姑息懲其僥倖頽敝
自振不在峻也既而資政殿對策條陳亦如此仁宗善

公言羣論遂息受命修慶歷編勅公以為編勅者當依律門類而備其起請之因叅詳之意本末悉具乃名編勅治寧歲久事日滋廣天聖之後文簿猥煩乃許編修官刪潤而加損益或數事并一條比附有所不盡天下承用多失法意議欲省其繁細稍復舊體執政難之及書成公校新勅凡諸刑名使無加於舊文乃上之權知開封府聽決明敏雖不閱時稱為治辦除翰林學士免京尹領羣牧使公在兩禁朝廷大事時蒙訪逮

奏事在文集

公必披誠條對一無顧慮故人主嚮納之羣牧司自真
皇時以國馬大事常命樞密使領之職司甚重天聖後
海內乂安監牧多廢事積弛公充使乃修舉課牧之政
令復沙苑東平監創立綱目將以廣蕃息削除諸敝經
營未效遷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甫受命即知貢舉時太
學舉人妄變文體以竒字僻語為高以游辭長句為贍
四方學者承風而靡公主文考試有如是者揭而斥之
因上言請行誠勵上命錄公所上奏大書榜于貢院前

由是士子知循舊格

奏在文集中

宰臣與叅知政事辨爭上

前且數日舉朝喧然公請對具白道理所處宰臣使人說公凡是非在公爾叅知政事今日免公明日補其處公駭曰此言何為至於我也所使人公所素善及是深責而謝絕之既而有自効於宰臣者叅知政事免果得其處宰臣恨之欲有以危之前當南郊賞給未集仁宗深憂之三司使連坐此罷故復公翰林學士除三司使至則督責郊費公按京師及諸路支給名物一一區處

有備籍以上聞上大悅讒言遂誅至今計司以為常例
遇郊輒前上籍公初覽事吏白河朔榷鹽法議已定方
施行公命收格翼日登對論此鹽筴非是唐末藩鎮專
土橫賦積重五代相承中原窘狹鹽禁峻密民苦刑報
周世宗北伐父老哀訴請以鹽課均之地稅而弛其禁
世宗矜而從之今地稅鹽錢是也國初征利之臣請復
榷鹽之法河朔父老詣闕叙陳太祖皇帝問其本末法
竟不行今日令下百姓必來訴不從實非便從而更之

不若以特旨先罷俾軍民知惠仁宗深謂然是日降手
詔罷之河北父老皆至澶州旁河橋南向建道會謝恩
祝延諸州以次浹而止仁宗以諭公鹽事幾誤朝廷手
詔今刻石在北京自西師屯戍事邊寢廣財用不贍民
力大屈公大校國計上言天之生民以衣食為命聖人
因是而為之均節立君臣貴賤等威之分以止其爭且
亂故禮也者文飾此者也刑也者防禁此者也凡所謂
賞罰法令仁義廉耻皆緣此而後立者也衣食不足何

禮刑之有哉內無以保其社稷外無以制諸夷狄國非其國矣故貨食者人事之確論非高譚虛辭之可致者也因條例盈虛之由出納之數請究其本原節以制度章數上可謂精悉矣中書繙閱經時數議而不能有所措置也郡國賦調必寬為之期會故免卒暴之費庫務給受必明為之程式故無邀阻之患省諸刑本絕諸後害凡按之前四方蒙福凡所建立皆為故事至今老吏追懷南京鴻慶宮奉安三聖御容當遣柄臣上特俾公

充禮儀使禮畢錫燕命公主會鄉黨榮之越明年春以目疾懇請解邦計上面諭卿領大計事無闕悞宜且小勉不多時煩卿也今宰臣陳恭公敦止又欲正三司使名公堅辭又特命三部副使分受辭訟常程細務但令諸案發遣大事乃稟白焉仁宗於臣下鮮見厚薄之意眷眷留公蓋蔽志於進用公以目痛乃曰不堪一日留也恭公為之歎咤曰祿位固有定分耶遂解計司歸翰林仍兼端明殿學士判尚書都省領銀臺封駁審刑太

常三月上召兩府兩制官於資政殿觀龍圖天章閣所貯瑞物觀畢賜坐陳列筆硯上出一幅于懷乃策問也宣各就坐條對宰臣陳執中獨固辭已而二府並進請歸中書樞密院對而封進許之或云樞密使夏竦忌執中以其不由科第少文故建此以困之執中毅重質直心知其然故力辭不對執中奉以章疏自達真皇由此自光祿寺丞擢右正言若奮筆于時二府亦自鮮能企之及此堅辭識者以為得體時公出還禁林是夕值鎖

院草麻制

使相章得象
除司空致仕

訖方援紙一草數千言五鼓封

入仁宗披覽以其精贍異之復廣為問益為條目是日復中出御札俾盡意以對公所陳皆祖宗典故時事之所要切便宜利病周詳該洽上深簡在月餘復御迎陽門召兩制近臣賜坐又面賜問目略云國之姦蠹朝之儉諛大臣之不才者直書其狀無有所隱其設席引公自近密邇御座且面丁寧俾盡條析覽訖當毀之保無漏言專注視公揮翰公意不欲暴人之私而迫人於險

竟不如詔旨泛論大體而已奏御上色不懌初上竒公
前對及御迎陽專為公發問公不才者意且即以代之
既不承旨命遂中格公聞之曰吾志在納忠因而為攻
奪之便豈我心也哉

前對詔策二道在文集
迎陽門問對對御無蒙

然上意自

此解左右浸潤因乘間得入三司判官楊儀者以請託
被劾行險者緣是以暹連引近位及朝士十餘人公與
儀頗厚故亦被問獄具法官當儀罪止于請求而所累
者殿前指揮使許懷德御史中丞楊察知臺雜事張昇

修起居注韓綜開封府判官种世材等皆註細文獨公無罪可書時執政有欲中傷者例從重議公亦罷翰林出知滁州公久處清近陟降論思忽爾無名遠補淮甸士友多相唁者公曰是奚為者諸朝士代還求官候闕輒三二年今我何勞懷郡章即安逸相賀可也沛然就郡殊無不足之色上意尋悔到官三月就除端明殿學士知江寧府公平日與所知譚民政之體以謂獄市賦役民所以慘舒者獄斯無苛市斯無擾賦斯時役斯均

民有所措手足矣無苛本於恕無擾本於約時者期會
緩急之謂也均者簿書詳允之謂也故公長民布政允
蹈所志凡此四事必留心焉用是所至清淨吏民安之
不留章章之迹久必見思蓋體道之深耶先是江寧府
廨火及此重修始成特旨命公撰記因著是說于文

勅撰

江寧府重修府署記在文集中

明年冬就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徙

知杭州錢塘氣俗輕侈貨利湊聚號煩劇難治公纔渡
江望風謹迎既下車訟庭肅然時清臺上言推星占吳

越當災非兵即疫故命資政殿學士知杭州范公仲淹
兼浙江東西兩路兵馬鈐轄及公往代吳大疫越饑故
公修救荒之政而人無失其所者及公罷遂分浙江東
西為兩路不復專統焉杭州地當衝會賓客留泊百姓
積苦廚傳之擾公聞其然舟車入門即時致饋吏卒呼
噪供索無時公命典庖晨一爨而已餐醪豐潔民以各
安其業公謂僚屬曰利害於人不繫細大歸於簡便此
政術也大者畏之小者忽之何有於民也郡城溝瀆自

吳越納土未嘗疏浚潴滯滅濁人戶滌灌皆用之公視
江間方潮退時高下甚遠因暑雨集舟百餘艘蕩諸穢
水發間瀉出之流惡至富陽乘潮納新水溝瀆一清城
中相慶凡諸施為舉從便利錢塘人著之風謠至今頌
詠未幾丁太夫人憂邵人哭送郊外戀戀不忍還親舊
聞公護喪且歸南都為於嵩麓陽翟擇墓地以待公至
南都謂鄉人曰三代以還諸侯各世其國未聞宋公葬
于鄭曹伯墓于許也若以許鄭水土深厚為善宋曹淺

薄為惡則許先曹滅宋後鄭亡兩漢之間州鄉著籍魏
晉以還封壤分裂衣冠始有僑寓矣吾親知有睢陽爾
內外姻族松楸相望也吾未知陽翟所在柰何委親於
山麓而與妻子自安鄉土哉此地雖淺薄吾將累甃為
坎窞而下實之以土免崩頽漂浮風水之患蛇鼠狐狸
無自入不亦善乎遂以此竟襄事今宋人舉用此法遂
以成俗諸近郡縣稍稍倣此咸得安居之宜服除還舊
官是歲上郊陽丘陳丞相問公得無民間利病可市上

之恩德者歟公為陳王畿稅賦之重及請減定刺配刑
名故赦書及之畿縣兩稅特於元額例減三分永為定
式及據續降勅刺配條詳議減除

皇祐五年赦
勅事在文集

俄兼翰

林侍讀學士除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知秦州時秦州蕃
部有叛者斷古渭路都總管張昇舉兵討伐副總管劉
渙不稟令互有論奏故並內徙而以公代昇公請對曰
邊有兵事即合用典法昇與劉渙自有階級今乃更相
論奏又兩罷之昇既自失帥主之體渙有不稟節制之

罪較量輕重律令具之臣往代昇何以御偏裨論列再三竟不受命故但徙渙而昇得免時朝議以陳許滑鄭曹為輔郡增兵防上命於學士久次中選守臣故公遷尚書禮部侍郎知滑州以三月赴上七月遷戶部徙益州兼益利路兵馬鈐轄戒路至陝逢本路走馬承受張勉入奏廣南蠻賊儂智高誘扇雲南寇蜀兵已涉邛部坤維大擾比至岐下朝廷具事宜促行相繼錄下蜀中部司州郡奏報甚急宣發秦渭兵馬轉送器甲絡繹閣

路過兩當驛即入川界州郡役民夫夜築城諸縣弓手
輒增三倍團結晨夕訓閱比及綿漢城皆啟閉不以時
民結壇社相約保險嫁娶不復待年窖藏諸物謠言相
驚動危紛然公徑至府已視事即日下教所部諸所增
弓手築城役夫即散遣之告諸州縣察諸言語相恐禁
止諸嫁娶不如禮者解諸壇社

蜀人謂之清壇
蓋私與盟約

值上元

觀燈日夕設盛會因大啟城諸門三夜不闔民心乃定
徐究傳言所來乃邛部譯人欲軍馬集境上規商販之

利追其造謀者戮之餘授之湖湘之間乃具奏歸秦渭
戍兵還器甲于岐雍蜀土又安如初蜀父老相傳太皇
時李順王小波以甲午年作亂故蜀人識之以甲午年
為惡仁宗每以為憂癸巳歲夏程戡自密直學士除端
明殿學士領益州面諭此意且曰無事歸朝寘卿二府
明年七月以叅知政事召還而公代之及公定蜀正甲
午年也初張勉入奏中外皆聳公初授朝命委之經略
即上言雲南去蜀險遠久不與中國通諸蠻雲南為大

智高窮賊豈應舉國從之此殆虛言然因民之擾亦有以致動亂惟宜靜以待之既入境比下車處置已妥寧俄而平安奏至兩府共白鎮撫得體仁宗為之色動稱歎龍圖閣學士王贄授瀛州過闕仁宗遇贄素厚公在中司舉贄御史上記之問贄張某卿舉將也因及益部之事咨嗟久之曰昨深解朕憂人之才當以所為觀之爾蜀人圖公像於淨衆寺眉州蘇洵西蜀名儒為公祠堂記秘閣校理知邛州李大臨方雅士也為公畫像贊

所述皆足傳信矣于時儂蠻遁誅實逸在雲南故諜者
乘而扇動後此蠻竟為雲南所戮先是智高母妻子皆
執在京師猶存欲以招智高公奏至始伏法坤維方面
險遠藩鎮最為雄大故朝廷假之權重民有姦暴得法
外彈治事有艱急得便宜裁處或謂公前守牧必以威
嚴操下公曰等王民也何事為虐治如內地未嘗遠徙
一民故蜀人至今懷感在蜀幾年以三司使召還公
既對未嘗言蜀故意在復請一麾不樂主計時仁宗違

豫初平重煩上聽遂就職向自西鄙用兵兩蜀多所調
發人用告困公為秦免橫賦四十萬貫足又減鑄興嘉
邛州鐵錢十餘萬緡人賴其惠公慶歷中總邦計倉庾
軍儲足支三年馬粟備七年及此嘉祐初中間十年軍
儲減半馬粟纔備一歲因上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
天下衝八達之地非如函秦天府百二之固洛宅九州
之中表裏山河形勝足恃自唐朱溫受封于梁因而建
都至于石晉割幽薊之地以入契丹遂與強敵共中原

之地故五代爭奪華夏靡寧其患由乎畿甸無藩籬之固根本無所庇也祖宗受命規模畢講不還周漢之宇而梁氏是因非樂是而處之勢有所不獲已者大體利漕運而膽師旅依重師而為國也則是今日之勢國依兵而立兵以食為命食以漕運為本今仰給於官廩者不惟三軍至于京城士庶以億萬計大半仰食於軍稍之餘故國家於漕事最重最急因列畫漕運條件十四事奏上時富丞相為上宣讀且開陳其說是日留十刻

侍衛至跛倚且曰此國計大本非常事也公至中書文
丞相曰慶厯中公在三司所陳邦計二奏中書每議財
策必按以為議本于時公在杭州已得旨召公復主計
值公服憂而止公凡論議固有本末未嘗徒廢十四事

一如條畫施行

奏京師軍儲
事在文集

後五年公過都問三司舊

吏自行此法倉儲足支五歲餘矣公在三司文移之下
諸路者輒減半廷無妄詐獄無留繫天下無暴賦其愛
利所及溥矣就省遷吏部侍郎以目勞屢請解輒降璽

書不允再閱歲始得請遷尚書左丞還端明龍圖二職
出領南京留府奉親與歸里舍未替遷工部尚書領秦
州申前命也以親老迎侍不便辭章三上三詔不聽

表及

詔在
文集

先太師謂公曰君命當爾取必耶顧吾任騎乘汝

盍行矣公始受命到闕屬盛暑仁宗特旨令俟秋涼以
便親也秦壤接夏戎統押洮涼邈川大首領朝廷制誥
但名哨廝囉久矣中外莫知其所謂公始詳究得其種
族名號住坐遷徙城邑部落備錄以聞二府中多歷秦

帥者亦未嘗聞乃曰付之史官西羗一傳備矣

奏在政文集

令嚴簡卒乘輯和時夏酋諒祚驕僭遣使至朝廷乃稱
宣徽使而其界以侍御史知雜事大點集戎騎立寨近
箠築城城秦鄙也旁邊番戶多投匿山林公料閱軍馬
聲言出境以安內屬之心實未嘗興發也當言職者有
憾於公謂公輕舉當國者乘便欲危之一相云邊臣謹
守備職爾何論焉有備無患軍政所先寇至而不戒何
以回吾圍師不出營何輕舉之有上亦素察公所為故

言者不得逞初命公奏有旨除宣徽使問言旁發故除冬官且有後命再任除之及是故不悅者將撓廢前命公聞之曰宰相者時來即為於我乎何有即懇辭請解官奉親歸里侍養故復領南都留府英宗即位加禮部尚書自此數以歸養為請又徙陳州過都值仁宗神主祔廟故止陪位因留判尚書都省未幾請知鄆州州北大澤自青齊間有河入焉公私舟楫往來相屬至壽張縣河分二派其一近南安流徑易其一近北回曲岸多

石湍激分十里許復合有土豪甲氏居回曲處積姦敝
漸湮塞南道舟必由湍激騰剥重載僦人牛以挽之而
甲民專其利公因歲饑出倉粟募人疏濬日役千工出
穀三千斛浹旬而南道通逮今公私獲便

刑部郎中李師中撰記刻

石在壽張

未幾加翰林侍讀學士徙知定州本路安撫使公
以親老復請歸養改徐州以舟行侍親為便故受命明
年春召還翰林充學士承旨遷刑部尚書頃赴東平登
對英宗愕然曰吾籍卿名久矣不知卿乃在朝今何自

為郡公曰臣向領陳州過都屬先帝升祔陪位因少留

無職事不敢見今奉辭亦思効涓塵出奏牘言時政

要務

在文集

中顧問再三業已外除意若有悔及徙徐州屢

語執政俾召還凡三沮止最後語云吾在藩邸時覽其

所著芻蕘論及所對賢良策於時務該洽矣以此典詰

命足揚朝廷光采沮者察上意堅始奉詔及入見上具

道此意慰撫甚厚且曰聞卿親老當內直時或文字稀

少出宿可也上自在藩邸好學喜文辭即位後兩制代

言多不稱旨故喜公還每覽詔命謂知制誥蔡抗曰老
筆自別一日登對上問公吾昔觀卿著述知於治道留
心所謂治道其有體要歟公曰治道固有體要何謂體
要曰體要在乎易簡其說云何曰易簡者天地之理而
賢人德業之所由出也因為上開陳繫辭一篇之意上
曰何所施行而得至于易簡曰本於誠明爾誠則易明
則簡誠明者君子之性也誠則易知而有親明則易從
而有功故其德業可久可大其治天下何啻乎視諸掌

矣是日顧問甚久上曰吾昔在藩邸列於朝位望兩制
近臣以為皆天下之選自即阼方見其奏事或常常爾
不惟兩制執政中亦鮮有發明者今聞卿所譚方知有
人矣上起宗子及纂御深自謙抑自宰臣以下未嘗名
但呼官館閣諸生有得對者亦止呼學士公從容白君
尊臣卑國之大體君前臣名朝之常儀肅權綱正憲都
治道之本待下之禮太過非所以隆堂陛明等威上自
此見羣臣稍正名分

有奏劄子在文集

公前在禁林修玉牒屬

籍及此再還內制復司宗籍見近歲宗室蕃衍其賜名者率鄙惡蓋四聲諸字取用已盡宗室在亡已千餘名以音同相避名一字即餘字悉廢公請以服屬疎近賜名其音同字異者不以相犯迴避由此宗子還得雅名英宗屢稱其善云張某可謂知救時敝者矣

有奏劄子在文集

上深患官冗令兩制集議以清其尤濫向者兩省官議事多異同不能折中詣理及是公為兩禁之長事必舉正於中朝廷賴其裁定諫官李受請對論冗官之敝上

曰此議屬之張某卿若別有意見可以語張某擇所長而處之也李端愿對亦及此仍令端愿至學士院宣上此意樞密副使胡宿請外補出知杭州翼日中書請除人上曰張某宰臣復欲沮之而難拒上意乃曰向者常議樞密院本有武臣一員久闕不補今請用前議以復舊典即歷數武臣三數人至郭逵而稱其可用除逵簽書樞密院公事他日公因對上曰罷胡宿本以用卿中書每不為卿地至如議用武臣中間除呂公弼樞密副

使時不舉前議則其意可知也公曰自仁宗慶厯後擢用二府必與宰臣叅之臣知事君爾然所守有年歲矣十一月英宗違豫十二月漸劇二十一日召公入福寧殿上憑几授旨冊今上為皇太子翼日宣麻盛傳制辭下四方公至中書執政皆言皇儲建立國之慶典得公制辭足以增華儲邸流芳史牒矣皇太子上辭表公批答至儲宮太子讀之稱善宮僚皆誦之莫不歎美公受勅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方討論大典英宗升遐皇太

子即位翼日公首見召對于側門議加恩宰臣宗室公因言仁宗晏駕以在位四十二年凶禮亡闕倉卒綿蕪事多過制郡縣更成勞擾今請詳酌裁定儀典稍從簡便上曰朕思之但奉先之禮裁損非宜公曰請申明遺制遺制固云應山陵事並從儉約能奉先志可謂天子之孝矣上拊髀曰卿言甚有以發朕心即傳宣中書差官就三司置司省諸冗費不急之物公私稱便焉以即位推恩遷戶部尚書時國家荐有大故內外賞給發及

積藏英宗登極頒賚尤廣公率近侍之官請從裁汰故

自宰臣以下宗室戚里例損十之七八省費不貲

劄子在文

集公在內禁諸詔命今天下莫不傳布英宗廟號諡號

祧遷之議諸大手筆皆公撰定凡所損益莫不折中

諡議

廟制皆在文集

故今上眷禮尤重常問方今政務所先公陳治

道大體

在文集

國集大本

論國計事在文集

是謂守位曰仁聚人

曰財上曰此可謂政務所先也公所陳國計極詳因曰

陛下何以圖之上曰責之二府爾公曰得之矣既付二

府每旬決輒一詰其施行條理故二府亦莫敢懈稍稍措置所補亦不淺矣四月叅知政事吳奎免是日公適對上語之故且曰朕志先定登卿政府公再三遜避上曰卿歷三朝可謂獨立傑出知卿不結交黨左右莫為之先今朕首舉卿以自輔尚何辭之有既而語及韓琦久在告其意保持奎奎必不復起公因言琦雖挾愛憎然有勲王室進退之禮宜盡恩意上深然之為親札手詔敦諭琦還奎于位以慰安之上好文章從容問及

古今制誥優劣公曰王言以簡重為體西漢制誥典雅
深厚辭約而意盡故前史以為漢之文章與三代同風
以其與訓誥近也臣才學空疎愧無以發明聖意亦庶
幾取其爾雅而已翼日降賜宸翰稱其書詔褒嘉殊重
時蒙訪逮或見特召一日謂公曰卿所上封奏其精切
者朕置之卧内時省閱之九月英宗神主入廟忽夜召
公入以宰臣韓琦罷議除拜恩典因命公參知政事時
公以親疾在告固辭上曰受命以慰親之意亦庶於有

瘳也徹御前雙燭送公歸院是夕別召知制誥鄭獬夜
就起居院草公制面諭贊辭之意獬所草除書皆上所
授故事自知樞密院除授皆中書得旨以辭頭授當制
舍人具草未嘗夜召也惟親王將相大除拜乃面召授
命節旄亦多用熟狀翼日制出公在告宣入即時中使
召赴延和殿告謝公立殿門外以親疾自陳促入宣上
殿慰諭久之公請候親疾良愈受命不許近璫即送赴
中書先一日韓絳邵亢除樞密副使次日公與趙抃並

命又次日內殿起居閣門儀制兩府以先後入為班次
班退宣閣門使上親定班著以公為首絳次之抃又次
之亢又次之至政府之次日宰臣議以王安石補御史
中丞公曰御史中丞秉國憲度安石以經術為名自處
高難居繩檢之地趙公抃亦以為然竟止未幾太師捐
館上聞震歎遣內司賓臨奠近璫數撫問賻賜尤厚後
每語及即嗟惜命虛此位不除人以待公安石預政與
公志趣不同又聞中司之議沮乘公執喪之間衆口交

爍服竟乃除觀文殿學士知西京留府遣使齎勅誥帶馬即家以賜旬餘中批令赴闕朝見公既入對懇請南京留司御史臺上慰問移晷且諭公可以宣徽使留供職公堅辭惟南臺是請翼日乃除判尚書都省領集禧觀公復請對免不受勅上曰朕留卿卿堅辭卿所請朕所難從且若之何藩鎮惟卿所擇歷問公太原雍河陽許青鄆孰便公曰不得已願為潁州上曰潁支郡公曰潁實佳郡自舊相皆領之曰孰與陳公曰向經新行經

國重戚也上曰經之移徙易爾遂領淮陽公因面言臣
被恩特深當微有以展報也上曰甚善因探懷出單奏
具言近聞朝廷置條例司開端創意且大為改作若一
司一務有所釐革縱有過差後皆可復而國之大事在
兵與民不可易議也師旅興發患必在後民心危動安
之實難夫兵為凶器戰為危事不可玩夫民愚而不可
欺弱而不可勝不可忽故兵猶火也可以焚物亦以自
焚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以覆舟願陛下謹守祖宗之

法以保泰山之安時熙寧三年正月條例之議始行故
公因對及之退而謂親友曰吾此得見亦不為虛至矣
奏辭上問且少留否公曰今出都門行矣既下殿不復
至私第乘馬即戒路聞後有賜亦不及也在陳一年餘
慶州有叛卒構亂聲勢動關中本路轉運使沈起傳檄
在所兵官縣尉各集兵境上防守介冑持兵村落皆擾
民大惶駭州縣展轉騰報急如星火公發檄止之故自
陳以東皆安靜且具以聞上以付樞密院頒下諸路兵

方散顧謂二府曰守臣不當爾耶臨事乃見人器慮矣
近臣登對者必語及之特旨舉堪諫官者二員公以李
大臨蘇軾應詔或止公公曰吾知舉堪諫官者不知其
他也時監司官有苛深者事小嫌輒別推一州至設三
數禁官吏多被檄推事州縣患闕官陳州置推四所速
者猶淹半歲追逮證驗數千里外道路輿曳或在禁疾
病寒暑瘵死間有之公條例上聞司官被問郊霑得釋
朝廷因立約束頒行天下諸路推獄由此不敢妄作刑

禁以清公在西軒聞築者謳聲甚誼問焉曰民為張太尉立廟公遣視之男女奔走以輸財力材斃貨食充積他日國忌僧寺行香堂後門闔下見畫像公問左右曰唐趙太尉也公曰巢寇亂陳今郿城北春磨寨遺跡在焉其毒可知也趙犖守孤城以罷兵無日不戰竟全此州能捍大患而不廟食張侯何者

今有廟在京師封靈應侯

命徹張

侯廟夷之籍其資用送官立趙太尉祠堂於寺中至今

官吏以時薦常事陳人皆奉饗

石記在寺祠堂前

諸路司官所

興功利長吏皆不預聞公曰吾衰矣且素不能事人盍
歸歟以全所志故復請南臺不許又累請遂解州紱判
南京留司御史臺先治裝受命即行掃舍掩闔罕所通
接坐忘遺照遊方之外矣所居構虛堂題曰樂全蓋取
莊生云樂全之謂得志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
其無以益其樂而已矣自號樂全居士謂知友曰一丘
一壑盡在是矣中外屬意朝議謂公必爭起或謂公朝
議如此公將何如公曰吾進不求合退不為高今以病

故爾何敢慢命也樞密副使蔡公挺里人也上時問公
動靜時宰知旨欲就除南都公揣且別有除謂蔡寧就
陳遂授陳州未幾夫人卒因請易南都便墓又徙南都
上諭宰相韓公叅政馬公張某可令過闕二公因所親
通旨遂入覲閣門新制應見而當對者並待次次日早
宣令對已退朝不果對又次日方對慰問留數刻語舊
甚悅曰先帝常說卿不立黨友所居竹柵門常掩或終
日無一馬出入因曰且以宣徽使奉朝供職懇辭不敢

嘗宣坐賜茶前殿罕嘗賜臣寮坐既退上語左右張某
氣貌可四十許人爾俄有旨下閣門前兩府見辭日即
對不得以班次隔遂著令是夕御筆批出令赴南郊陪
祠執政者以為大臣得請有陪位今令陪祠特旨也即
嘗攝事乃降勅攝侍中又攝太尉皆見執政所承攝之
職也前一日宣德門肆儀公端笏挺然進止詳整樓前
萬衆無不屬目冬假未開先投牒奉辭上恩眷既渥前
嘗面諭令時對來公不敢數上意候假開且有除拜忽

觀奏辭見班而公名在焉訝之夜半降一幅批張某三字付外在韓相所中書早叅令改宣徽使判應天府及入辭上曰已有命懇辭不可居數日閤門促受勅告謝公請先對後謝有旨令先謝後對蓋絕其避免也因陳宣徽使必由寄任而除向臣以私便請南都今授重官歸鄉里是啟僥倖之路上曰此意朕未之思也卿自持誠得體青州重鎮也大臣臨撫為宜面諭輔臣咨嘉稱有風節改判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延和殿告謝宣坐

進茶上問卿知邊事祖宗時所以禦戎者策孰長公對
軍旅之事雖未之學歷代史冊所著得失成敗亦可言
之矣本朝太祖專務擇人以安邊保民不勤遠略如夏
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用其酋豪使之
承襲以固疆圉而選驍將如董遵誨捍環州一路郭進
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並久于委寄至十餘年不徙優
其給賜寬其文法使佚樂自恣以收其力用故盡太祖
之時無鄙上之事太宗既平并州因兵勢遂欲收幽薊

不克乃與契丹交怨邊難無歲不有曹彬劉廷謙傅潛等皆大失亡至各十餘萬人又遣李彝興馮暉之族內徙以取其地因是致繼遷之亂三邊大擾朝廷旰食後有蜀亂以至憂勞厭兵然悔無及矣由是觀之其禦戎之策得失明矣真宗初趙德明納款西邊安靜及澶淵之行北國講和軍士解甲及今七十年生民安於富庶可謂盛德大業者矣近歲以來頗聞邊臣獻開拓之議此實進取之人僥倖立功以干賞蹈利恐非國家之遠

慮惟陛下思太祖之善制鑒太宗之失策謹三朝之好
以又寧四方撫育黎庶上曰慶歷以來事卿知之乎元
昊初効順如何待之公對元昊効順時臣為翰林學士
其誓誥封冊皆臣所撰因具言其本末上曰爾時卿已
為學士耶可謂舊臣矣又問慶歷初契丹泛使來常見
富弼言于時兵在境上志必南侵竟以金帛餌之而退
其謀果何在公對當時蕭英劉六符來使乘我西師之
屢挫知朝廷用兵之困北國貪倖故來渝盟臣當時充

諫官亦曾上言竊料敵情餌以金帛必解何以言之自
和好以來北兵自亦驕惰其貴近安於侈逸其下無由
自振故生事以邀功而圖富貴此人之常情也今北國
猶有舊臣如馬保忠之比北國尊重其為之謀必忠今
若受金帛而解耶律氏之利也必棄好交兵羣下之利
也于時仁宗命宰臣呂夷簡樞密使晏殊於殿廬中置
酒與議事蕭英自言兩朝和好乃是好事豈願更見兵
革耶又自言北國事頗漏其情六符變色目之及歸英

竟以此獲罪由此觀之乘利而動得所欲而解其謀止於是矣因言今聞泛使復至願陛下為社稷生民計所議更且深加含忍今河朔荐饑民多流散財用不給糧饋空虛以至將帥之臣克堪整衆者實少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時泛使蕭禱頗黠猾恐對上禮有慢者或不能容故公深以為言上曰兵凶器戰危事朕念慶厯中敵再和之後中國遂以自安不以凌侮為辱亦不復忍戒備以善於後故朕今者除戎器訓軍旅非有

意於興舉至于不得已以為應兵爾公對此魏相所謂
兵應者王兵貪者亡然應兵者謂兵禍之已成也及其
未成消平其患乃善之善者也公向在內禁英宗大漸
召公至福寧殿憑几曰來日降制冊項為皇太子語少
力公請紙筆書僅成公亦不敢藏之私家至是袖之而
納上曰何者公曰先帝御札欲閱之公曰請內中披展
上泣然以付侍璫他日諭曰卿所納先帝親札乃憑几
末命此真可謂之顧命矣公不敢當專乞赴青州對下

上遣近璫就班次宣謂卿可候過正旦朝辭次日中批
俾就都亭驛押賜遼使御筵都亭押宴常以兩府官未
嘗有外官主之上曰卿舊望館宴可與戎使開懷譚話
不與新進者同矣元日館宴戎使甚恭曰敢問押宴宣
徽貴壽公言年六十八四人皆贊言公顏全不動公慶
厯初嘗使北是四人中必有曾見公者既而切切耳語
久之蓋以公使北時北主有異禮北國紀之迨今三十
餘年不意今猶在朝也晚暮上馬北人皆擁堂堦聚觀

望公出門方散甫過元日請辭赴任面奉旨令過上元
上親諭閤門使張某且赴常朝過上元又請上曰青州
無事且知州滕甫見在任卿可留過同天節公對同天
節猶遠臣久留京闕乞且赴任上曰卿老於朝廷典故
朕且欲時相見眷諭再三是夕中批令歸本院供職公
以為宣徽使留京師惟國之重戚文臣未之有具此瀝
懇竟不許面諭曰宣徽院無事留卿有以訪問非但供
職而已屬春宴北使蕭禧在路公請待禧到同此宴上

語及禧來為河東疆事諭示甚悉公奏仁宗朝嘉祐二
年北使蕭扈已曾來辯朝廷討尋本末令館伴王洙等
具言扈辭屈遂錄節目付扈公猶收洙奏章遂以上之
禧當辭偃蹇吏晨夕促之不入公於殿屏與樞密副使
吳充並立謂充北使留館禮遣之不行俾主者日致饋
而勿間命邊吏以故移告北可矣充以此入啟上然之
居數日禧果自請辭上曰朕謂卿自詳事體兼一職乃
除中太一宮使面諭宮新成國家所嚴奉故創置使名

公對臣此入覲已荷顧遇之深南都之命且引年矣念他日莫復望清光本志一謝恩眷即行非為官職來也願不以進退累聖懷臣自安分因辭宮使降詔不允上數言卿可謂顧命之舊臣矣常求補外得無在朝有所好惡者歟公曰君前何敢隱臣實未嘗與人交惡也閣門儀制宣徽使奏事辰牌上即赴後殿公每對過報辰時上必有旨次日日前殿對未嘗隔過後殿也蓋其禮遇不以常制待之親知或勉公曰公得君中外莫不知盡

體上意數辭非宜公曰所謂得君者謂行其志也余於國既無補又懷恩而求容以傷君之明是重得罪也引身而退有以遠耻辱是亦一介之守也生日中使賜餼醪見任二府有此賜宣徽使不及此異數也奉朝夙退門無雜賓久之復丐徐充一郡遂不入上遣近侍就宣見問卿志常自疎外何也公對曰大夫七十而致仕禮也臣年已迫幸得請冀便於告老上曰卿殊未衰何謂年之迫也公曰譬之土木偶外若可觀中實乾朽上曰

禮有不得謝進退不在朕公曰不得謝君所以加優老
成者然亦不屬以煩重之事矣上曰年至而任煩重者
固有之矣公曰天稟特異不謂無之大率古者四十而
仕七十而老中間三十年是為一世天之紀也物壯則
老人之精力年至自應衰黽勉從事顧祿位者為之臣
雖知戀於聖朝豈敢忽於名教次日中書纔奏事上曰
張某朕再三留而請不已須從之因議恩典或有異言
乃易宣徽南院使加檢校太傅有謂公上殊慊然有不

足之色遂判應天府受命登對上曰卿請已確此命朕
深不得已玉色不怡久之辭日特賜方圍帶宰臣解政
除使相有此賜餘無前比優恩及於私室辭後數日有
長星見於軫犯左右轄掩其中星

名長沙星

上避正寢降禮

下詔求直言公上疏論時事得失疏留中到南都適高
麗使人過府先有制夷使所過長吏迓迎公上言宣徽
使班秩同兩府夷使陪臣也禮太過特旨罷迓送止令
通判承事使人來謁見即與復禮時使相公諸人之在

揚州令揚州依此夷使入謁退而謂中使馮宗道通判韓晉卿李鈞曰某在本國聞公名久矣不意今日於此得叅接也廣西守官侵擾諸蠻交趾乘釁構亂破邕州廉州大殺掠南裔騷動朝廷命師出軍稱十萬二廣湖南至江西調夫輸送發陝塞勁騎往討公上疏論其事凡十條大意以為古之征蠻未嘗舉大衆以其巖壑深阻水土風氣惡今為大舉銳士難以久於瘴鄉突騎不能馳於鳥徑蠻走險兵不得用謂宜選吏綏集亡散保

境徐以謀取之為善疏上師已出竟以癘疫兵夫不可
留而還時司農總制財利之條令典其職者間或非其
材舉天下之祠廟令比諸坊場河渡歲入貲而專其祈
祝之事公時守南都上言閔伯封於商主大辰之祀微
子始封於宋宋者國家王業所興而又以火德王奉祀
尤嚴至於張巡許遠南霽雲前代忠烈之臣廟食於此
俾無賴之民得干黷之殆非朝廷之議上覽奏御筆批
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使執政推究其施行之因實未

嘗經朝廷之議有旨前主判司農嘗遇此事而不發舉者以輕重加罰申命天下一切罷之公身在外覩諸利害輒言請禁錢無出邊關復銅禁高麗使人到關初無防過恣所適公請絕其私游凡有便宜必以聞再閱歲年七十請老章累上每賜詔不允王丞相以上意諭公所親以為雖百請必不從公致意相君姑就散地可哉相君為言乃除東太一宮使府罷就第遂屏人事惟趙公叔平老在鄉閭往來未嘗他適也僅二年復請致仕

又三請詔止之最後上以章付執政令召知制誥李清臣至中書宣諭以公懇謝之意且令誥辭著公先預升儲事故命書具及之以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太傅太子少師致仕遣使臣齋誥勅至第賜之聞蘇軾下吏思有以寬朝憲上言昔晉囚叔向于時祁奚老矣乘駟以見晉君聞說而釋之不見叔向而歸亦公言也軾以刺譏為罪加譴而免囚有以慰士大夫之望公坐軾亦罰金自是屏居一齋方且齋生死不但遺榮辱也回首風塵莊

子所謂若蟲蚩之過乎前矣襟量坦夷無城府不逆詐不匿怨性不喜為聲名故未嘗有所矜治標飾其於毀譽蔑如也性不好交黨故未嘗攀援結納其於人事泊如也性不樂權利故未嘗希時取容雖事君常禮不懈而已其於進退恬如也所讀書專於六經讀史但觀太史公記班固漢書以為猶足以傳信也暇時頗樂老彭導養之術閱佛典楞伽淨名而得其理每曰儒之誠明道之正一釋之定慧其致一也君子之道求諸己以正

性命而已矣公既兼內外之學由是天下以通人推之
故頗僻詭邪不接於心術愛惡哀懼無自入矣凡歷官
釋褐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太常丞右正言諫議大
夫給事中禮吏戶部侍郎尚書左丞工禮刑戶部尚書
宣徽北院南院使檢校太保太傅以太子少師致仕歷
職直集賢院知制誥史館修撰翰林學士龍圖閣翰林
侍讀端明觀文殿學士在朝知諫院登聞檢院糾察在
京刑獄太常寺兼禮儀事吏部流內銓審刑審官三班

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尚書都省昭文館秘閣
秘書省宗正寺修玉牒官提舉集禧觀羣牧使知開封
府御史中丞權三司使正三司使叅知政事宣徽使中
太一宮使間授命修日歷唐書樂書契丹國信使館伴
押宴知貢舉南京奉安三聖禮儀使冊立皇太子禮儀
使外任知蘇州崑山縣通判睦州知滁州江寧府杭州
滑州益州應天府秦州鄆州徐州陳州秦再除而一赴
陳五除而再就應天四除而三至西京鎮定太原永興

青徐皆受命而不行大約所歷藩鎮至則清淨去必見
思抑可知其中外教歷之風迹矣文四十卷號曰樂全
集內外辭制雜著二十卷號曰玉堂集元祐六年歲在
辛未十二月二日精神不動寂然順化享年八十五訃
聞輟視朝二日特贈司空官其屬五人其配永嘉郡夫
人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有學識婦道順而正母德慈
以均晚年明性理其歿也有異別誌載之四子邦彥大
理評事邦直邦傑並太常寺太祝皆有文學行義並先

公以歿季曰恕克自修立保家之子也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中樞密副使挺之子次適右朝奉郎王鞏端明殿學士工部尚書素之子季嫁而復歸以元祐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於宋城縣孟諸鄉之南原從先塋也

右謹具闕闕功狀上太常考功請議諡及上史館以備編錄年月日王鞏狀

樂全集附錄